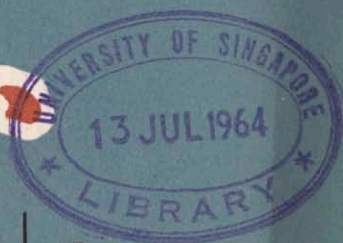


# 風 蕉



## 本期要目

夜醫生 年紅

收盤 秋朗

驚覺 梁園

沙龍 白堊等

苦刑 沈安琳

水落石出

約翰·奧赫拉的世界

看戲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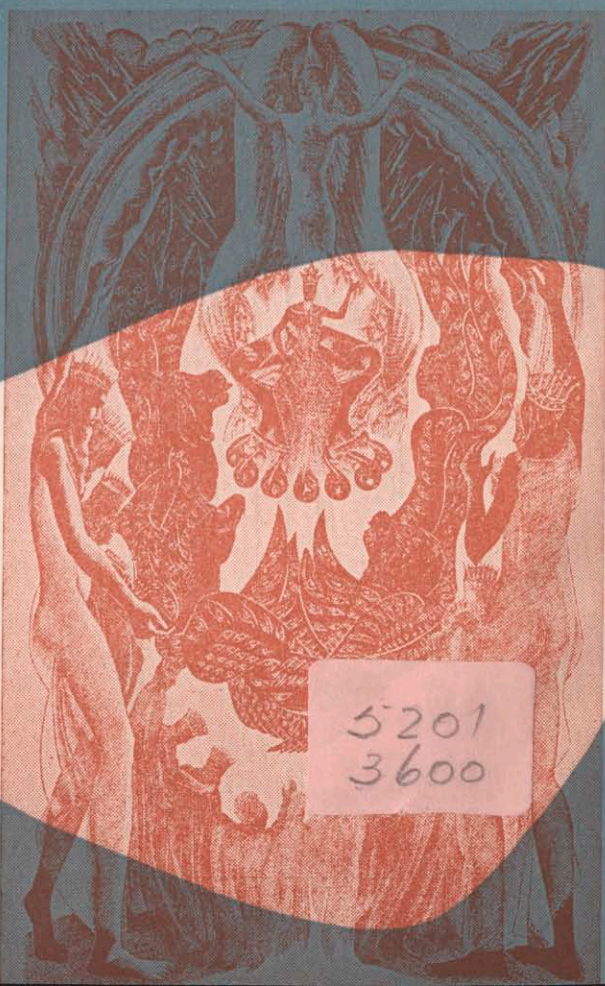
烈火的音響

李金髮

薩滿

冰谷

李士源



5201  
3600

每份三角  
中篇文叢不收另費

137

一九六四年三月出版



愛戴，也是表示諸位對華文刊物的關懷，這個情形，不僅令本刊全人感到興奮，同時，也獲得無限的鼓舞。我們堅信只要我們盡責的把刊物辦好，是不怕沒有讀者支持的。從各方面事實看來，本刊全人這幾年來的心血實在沒有白花，我們的作者和讀者由馬來西亞擴大到香港、菲律賓，再擴大到東州口日本、美國、

現代詩在星馬很受人輕視和攻擊，其實，這情形在其他的地區也是如此。「新」的東西，往往是不易爲人接受的；有些人甚至連「接受」的問題也不考慮，便將「新」的東西拒於千里之外。這是一個可怕的和可悲的現象！白垚的「不能變鳳凰能鳥」即針對這個現象作十分誠懇的評論

編者  
的話

譽爲華文現代象徵詩的鼻祖；他表示他雖然已屆退休年齡，但看到各位青年作者的活躍情形，他也興起了寫作的興趣，決定繼續埋頭寫作，這當然是一個可喜的消息；我們希望在星馬的上一輩華文作家也能重新執筆，爲繁榮馬華文壇共同努力。

析和比較之後，探求出意見究竟是什麼；我們決不像某些人，只許和自己意見相同的朋友高談闊論，而不准持有異見的人發出一點聲音；我們堅信真理是經得起考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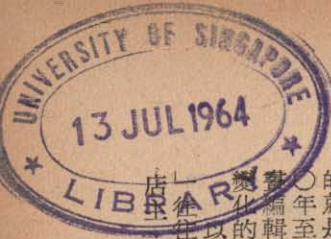
由於來稿十分擁擠，本期只能選刊一篇較短的「佳作選譯」，不過這篇小說雖短，但却十分「佳」，它的原作者莫洛亞是法國現代很有名的小說家，他的作品向來是重質不重量的，我們看到他的短篇小說幾乎都是沒有超過二千字的，然而，他

我們接到好幾數位心讀者的來信，願爲本刊介紹訂戶及在學校推銷，詢問我們有無優待辦法，在這裡，我們作一個總的答覆：介紹訂戶，沒有特別優待；代理推銷才有折扣，有意代理者可逕函本社發行部接洽。

目錄

約翰·奧赫拉的世界	薩滿	(三)
作品評介		
諷刺與憂鬱	江天譯	(十一)
佳作選譯		
屋	莫洛亞	(二二)
小說創作		
夜醫生	年紅	(五)
收盤	秋朗	(十五)
驚覺	梁園	(十九)
病	華山	(二一)
前夜	晉斌	(二三)
詩		
雨中行	笛宇	(四)
旅途	秋吟	(四)
詩兩題	冷燕秋	(二十)
遠方人	沙河雁	(封底)
散文·隨筆		
水落石出	李金髮	(七)
苦刑	沈安琳	(十四)
看戲的日子	冰谷	(十八)
文藝沙龍		
不能變鳳凰的鴛鳥	白珪	(十二)
替葉長樓答辯	勇揚	(十三)
附：中篇文叢		
烈火的音響	李士源	(封面內頁)
編者的話		





# 約翰·奧赫拉的世界

薩滿

## 作家介紹

去年(一九六三年)六月間，約翰·奧赫拉出版了一本新小說：「Elizabeth Appleton」。這本書早在三年前已經寫成，但在它出版之前，奧赫拉先已出版過兩本短篇小說集，一部好萊塢影城用的小說，三本小說，和一本五個戲劇合成的戲劇集。Elizabeth Appleton 一書是他自從一九五五年積極寫作以來的第十一本作品，也是第五部重要小說。

像他這樣大量著作，就歷史上任何嚴格作家來說，都是絕無僅有的，而在現世紀，這樣一個作家更特別令人驚異。通常一個作家按時創作新的作品，有一定的期間。到了二十世紀，許多世上有成就的作家都漸漸放慢了速度。其中有些增長休息時間作戶外運動，有些則在壯年時就實行部分退隱。

到了五十八歲這年紀，奧赫拉竟跟同輩那羣神經衰弱的作家們如此的不同，以致好些批評家同讀者對他的多產起了疑心，好像說他的作品不值多談，只是賣文章人的粗製濫造品罷了。幾年來，約翰·奧赫拉已聽到不少暗示要他把速度慢下來的話，但他置之不理，原因有二：第一，是他由衷的喜歡寫作，與這喜愛俱來的，是一種強烈得近乎好鬥的職業自豪感。第二，大致說，他作品的銷路，跟同時代任何嚴格作家沒有差別。他的作品，連所有版本在內，在美國銷數為一千五百萬本，被譯成將近一切文明語言。他每年收入估計有十萬元，若荷里活要買劇本的話，收益更豐。

不過，他過去二十年大量寫作的第三個理由，卻不僅是職業性質，當然更超乎金錢之上。在「講道和蘇打水」一書的序文裏，奧赫拉解釋自己不平凡的任務：「我想趁我能力做到的時候，把一切都寫下來。我所熟悉的就是現世紀的美國，我要用偶發的特別見識，竭盡所能的來寫。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五〇年已成為歷史陳跡，但我並不高興任由它交在歷史家和圖畫編輯的手上。我要錄下人的說話、思想、感覺的形式，用絕對誠實和多種化的手法寫出來。」

以上無疑是篇大膽的宣言，曲高和寡。奧赫拉所謂「偶發的特別見識」，全在見諸他作品內描寫的各式各樣人與物身上。他筆下的人物包括酒吧店主、政客、電影明星、社團、頭髮夾、奴僕、汽車……不勝枚舉。但近

廿年來，他多方面的興趣似乎都集中於特別描寫美國廿世紀上半期一些東部巨富——他所以為近代文學界有希望的人所不齒，原因是很明顯的了。奧赫拉自己造出來的世界，既複雜，又不引人入勝。他的世界許多人都不認識，優美、欺騙人的表面平靜，高樓大廈，奴婢，駱馬。其間的人物，錢就如他們血液的一部分。

他的小說，外表瑣碎，詳盡得近乎無懈可擊，難怪有些批評家以為，內容必定空虛，一無所有。其實除了一個富人的國度，禮儀、閒話、特權和稍為超卓的社會地位以外，奧赫拉也創造出深入表面的東西，十分類似一個悲劇性的英雄，尊貴、有勢力、慣於使用錢財和權勢，却發現自己迷失於一個不太合規律的汪洋裡。

由於奧赫拉長期專注於描寫豪華世界，不少人假定他必然出身寒微。但他怒沖沖的舉例，說奧赫拉一家曾一度同時擁有五部汽車，他自己是鄉村俱樂部會員，不騎馬的時候，便去學舞蹈。

青年時代的奧赫拉，是個孜孜不倦的讀者，只是對書籍的好壞不能作評價。在行為上他往往要出亂子。當他快要從尼亞格拉預科學校畢業時，却因跟同學去買醉而功虧一簣。約翰的父親一怒之下，堅持要他先一年工作才進耶魯大學。

他將功贖罪，在樸茨維爾雜誌作學徒，不到一年，父親突然去世，家庭幾乎破產。結果，約翰無法如願進耶魯以及其他大學；同時，每一個替奧赫拉寫傳的人都會假定，說因為沒有大學背景，致使奧赫拉以後一生永遠留著一道痛苦的創痕。

不能進耶魯的同一年間，他生命上起了另一個重大的改變。他自己說過，少年時，他是個「熱切虔誠的」天主教徒，但一屆青年時代，却一反過往的信仰，完全拒絕信服教條。對他而言，那時候實在不勝痛苦，如果他也像別的作家，把自己以往的困苦和煩惱寄情於筆下人物的話，他的作品一定盡是些置身於精神危機的青年人。可是奧赫拉覺得，宗教並不是富家子弟生活的一個要素，因此亦不能成為他小說不可或缺的東西。

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於一九二八年五月賣給新創刊的「紐約客」雜誌，隨即成為該雜誌的定期作家。一九三三年八月下旬，他斷定着手寫「一



偉大的美國小說」時機已至。同年婚姻失敗，他把自己關在一家小客店的房間內，床上放一部打字機，開始工作。

「撒馬拉的約會」一書出版於一九三四年夏季，其時奧赫拉才廿九歲，該書打擊讀者界的力量着實可怕。簡明、結構緊湊、有光彩、快動作，人類註定滅亡，都是它的因素，一切他最足讚美的優點都可在該書中找到；直接了當，會話方式的散文，不靠隱喻和直喻的裝飾，完美極了的對話，對細節上不可比擬的眼光。這本書也像他以後多半的作品，引起文學界同其他方面道德人士的公憤，原因是裏面有關性的東西太多。奧赫拉認為，不管最好或最壞的人，同樣會犯姦淫；也以性作為話題。但住在橫茨維爾一些地區的人，則說他故意詆毀老家。

奧赫拉腦海裡懷有惡念是可能的，只是他並不把橫茨維爾看作一種特別情況，而視之為現世紀美國東部的一個小宇宙，住在裏面的人，對社會形式的創造和反應，相當於住在紐約、費城等地的人。他們一般都被財富、階級、傳統勢力所左右，蓋過個人內在的原有力量，奧赫拉就將觀察這整件事視為已任。

「撒馬拉的約會」一書的成功，擴大了不少奧赫拉的領域，連影城荷

里活也重資收購他的劇本。他寫過二十多篇短篇故事，被公認為個中能手。他嘗試像海明威用會話式手法，要它有獨立性，不須用描繪性的文字來解釋說話人聲音的音調或臉部表情。

奧赫拉對自己以往廿年間浩大如尼加拉瀑布般的諸作品無限自豪，但却得不到獎賞，其憤憤不平可知。一九五六年，Ten North Fredrick會榮獲全國書籍獎，但他從沒有得到過諾貝爾獎，甚至連普列茲獎也未領過。他坦白的說：「我想得到那些獎章。」而且他公開的爭取。他一向的文稿，全部都交給耶魯大學出版社，可是，如他所說「當他們開始把所有的榮譽學位送給我，卻從不攻擊我後」，他便將稿子送到別處去出版了。最近一次的普列茲獎，他仍落空。

大致說，他心中最強烈的情感是憤怒而不是氣餒。形式千變萬化的短篇故事照樣源源不絕，現在他又在着手所謂一年一度的春季劇本：他書房的牆上，有一本巨書的三分之二等待他去完成，他估計全書將厚達一千頁。「我並不故作自負」，他不久前告訴朋友，「但我的確以賞作家為榮，也覺得有責任把所知道的盡量寫下來。」

## 雨中街

。 笛 字。

玩氣候的一列

蔓延綠景的

棕招

在遠遠地走來的一道長形的路的玻璃平面中

梳下了不規則地散亂着的

透明的髮，冷冷的

路的河流中

雨行般的車子踩着的氣溫濺在行人的標誌上，

濕漉漉的

眼睛的獵物難以辨清楚

商店標着什麼名字

房屋屬於那一類型

行人走着，把寒風放在趕上時代的飾物外

行人走着，把寒風藏在為時代後拋棄的飾物裏

唔，晴朗出現在雨傘內的街道上

行人像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魚

## 旅途

。 秋 吟。

感覺這空間唯有黑和白

投向每雙眼睛

每張臉龐的視線很重

今夜，難在旅客乾燥的唇間找到話語。

一窗窗又長又黑的夜

吊死了一廂的歡笑

寂寞還伏藏在少女的髮林

離愁還緊皺在旅客的眉額

我伴着寂寞 閉上圓眼

想着火車停了一站

又停一站。

時間在旅人的煙端燃燒

吐一口帶有疲倦的白霧

時間如我孤獨

孤獨地像黑窗外睜大的幾隻黃眼睛

我如皮箱垂下的銀匙

孤獨地搖擺……

過了一站又一站

我注視着旅人鞋嘴的塵灰

注視着廂內每根火柴的長度

我是被囚禁在車廂裏

我長不出自由的翅膀

我釘死了我的名字

我釘死了我的思想

孤獨的旅途裏 我苦笑……。

# 夜醫生

• 紅 年 •



為人行善的人是好人。如果他為行善而受苦，則是更好的人。……

——布律耶爾。

老人站定了。他回過頭，緊鎖着灰色的雙眉，用那對發紅而帶着怨憤的眼睛瞪着身後那個高個子的警長。半晌，他才顫巍巍地問：「這是甚麼地方？」

警長苦笑着：「你別怪我，易老伯。」單在他臉上那層壯嚴的神色只消失了一會，便又溜回他晶亮的眼裏。他聳聳肩，說：「你必須相信我，我會盡力幫助你的。」

老人冷笑一下：「我相信你。但是，這是甚麼地方？」

「老頭子，別裝蒜啦，」坐在一旁的年輕獄卒似乎感到無聊，便搶着答了：「就是沒進過學校的流氓，一看見這些粗硬的鐵條，心裏都會明白的。告訴你，這兒是壞蛋的老家——地方牢獄！」

老人臉色一沉，乾癟的嘴唇抖動了：「警長，我做錯了甚麼？」他的嗓子有點沙啞。

警長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老先生，在你，這只是拘留所；因為——」

「我明白。」他打斷了對方的話，然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進那間窄而悶的石室裏，「把我關起來，像動物園裏的野獸……」他狠狠地吧鐵柵門推上。

「我將設法把你具保出去。」警長說。

老人喃喃地在嚕咕着，臉色變得十分蒼白。獄卒慢吞吞地將門鎖上。「世界變啦，老頭子也要坐牢。哈！」

警長把他拉到一旁，繃着臉孔，激動地對他說：「坦白告訴你，我很不滿意你剛才說的話！對付私會黨徒、搶匪、小偷、兇手……我很欣賞你的說話藝術，但是，對這麼一個善良而慈祥的醫生說挖苦的話，却是可恥的！」

獄卒真有點兒莫名其妙，他出奇地望着對方的嘴臉，咕嚕着：「善良而慈祥的醫生？……」

「你是新來的，我不怪你。你當然沒有聽見過『夜醫生』這個稱呼，不過，我希望你要自愛一點，千萬別用惡毒的舌頭去嘲弄那麼一個滿懷失望的老人。」

獄卒臉頰上有些發熱。他眼巴巴地送走了警長，然後鬱不高興地在走廊上走來走去。他是個性子乖張的人，當然不喜歡人家指責他和干涉他的行動。在值勤時間內，他總喜歡開新來的犯人玩笑，他覺得這樣才是打發寂寞和煩悶的好辦法。沒想到，今晚這場好戲還沒有揭幕就碰了大釘！他想了很久，可是總想不出那個冷若冰山的警長為甚麼會幫起犯人來了？他納悶，心想：準是被這老頭子的女兒迷住了！於是他吐了一口口水，冷哼了一聲。

「喂！你願意不願意告訴我，現在是甚麼時候了？」那老人突然問。

獄卒遠遠地望着鐵柵裏的老人，嗤嗤地笑着。『別忙，天就快亮了！』他拉開袖子，看一看錶，厭惡地咬咬牙根：「媽的，時間比老太婆走得還慢！」

老人臉上的肌肉皺成一團：「說實話，我急得很，六點，我還得送藥去給老膠工阿三叔呢。他病得很重，很危險……」

「忙甚麼，才五點五十一——二分，」他坐上椅子，把腳放在桌上：「算了吧，老頭子，這筆錢該讓別人去賺囉！」

「錢醫生是不希罕一兩塊錢的，而且他只在白天才替人看病。」老人握住鐵條，似乎想把頭鑽出來：「你可知道，阿三叔是個窮到甚麼樣子的入？昨晚，我被他的孫子拉着走了許多路，來到一間簡直不是屋子的小屋，一推開門，跨前兩步，我的天！只差一點點，我就踩在他的胸膛上。他多可憐，窮到睡在地上。他說，他的茶都給虫吃壞了，他傷心得要死。我給他服了些藥，然

後告訴他，今早六點，我再為他把把脈。沒想到，我竟會被關在這兒！」

「像你說的那個病人不會有鐘錶的。」獄卒漠不關心地說：「你就是十點去還不是一樣？」

「唉！你不明白，遲了可就難救了！」

「唔，你對醫病似乎很有辦法，不過，我看了老半天，還是覺得你並不像醫生。」獄卒用輕蔑的眼睛打量着他。

「就像我覺得你不像個正人一樣！」他說：「告訴我，我犯了甚麼罪？」

「我不清楚，」對方幸災樂禍地笑着：「不過，據警長說：原告是暗探張魯牙。哼，這人可真不好意思呢！」

「張魯牙？」老人睜圓雙眼，呆了好一陣，才說：「不會吧！」他轉過身，坐在床邊，沉思着：「我替他的兒子看病，還為他開了方，難道他恩將仇報？」他站起身，說：「你弄錯了！張魯牙的兒子患了嚴重的肺炎，錢醫生不敢下藥，只寫了介紹書，勸阿牙把兒子送去中央醫院。可是他放心，只把兒子留在家裏。剛才，我走過他的家門口，聽見他們一家人哭得好不淒涼，便去探問。原來是那孩子的病危急了，我替他把脈、聽心……知道沒希望了，可是，我相信能够救回這條小生命。於是，我開了藥方，吩咐他們儘快去配藥給孩子服下……」

「你是爲了錢？」獄卒打斷老人的話，說：「乘人之危，敲人竹槓，真是自作自受！」

老人光火了，他指着獄卒，罵將起來：「你這壞東西，眼裏盡是錢的影子！難道每一個人活在世上都只爲了幾個臭錢？」

獄卒打了一口呵欠，默默地坐着。他像在咀嚼着老人所說的話；又像在咒罵這個壞脾氣的老傢伙。他無意識地摸着下巴，眸子一動不動地注視着那窄而悶的石室裏的老人。……

「六點了吧？」

「過了。」

「這將使我問心有愧。」老人說。

「我倒有點心動了，老伯。」獄卒走到柵邊，行，用溫和而誠懇的語氣說：「你確不是爲了錢才醫病的人。」

阿三叔……一口氣，雙手不停地捏着。「可憐的問題。」

「易老伯，你有女兒嗎？」獄卒想起了一個問題。

「有。」他有些哀痛地回答：「可是，她已離開了我；他們都去了。」他的眼開始潤濕起來。

「我永遠忘不了他們的音容，可是，一想起他們，我的心就裂了！我對不起他們。」

「哦。」對方這才明白：原來他是個孤苦伶仃的老人。

一日軍攻陷馬來半島的那年，由於我救治了一名英籍傷兵，日本兵竟把我一家五口都給殺害了！他強忍着日本的哀痛，抖着聲音說：「記得那一晚，我剛巧留在一家農人的家裏替病人煎藥，所以逃得了生命。但是，我始終覺得，死了總比活着好受些……」

獄卒聽到這兒，着實有些難過：「我不知道你有這麼悲慘的往事。老伯！」

「光復後，我便一直留在這市鎮裏行醫，不覺也過了十幾年。要是我懂得賺錢，我已成富翁了。可是，我總不把錢看在眼裏，總是不忍心看人受病痛的折磨……是的，我是個潦倒的醫生。不過，我並不後悔，我覺得自己的作法是對的，對得起良心的！除了想起死去的妻兒，我確實是一個快樂的老人！」

這時，警長進來了。他匆匆地走到柵欄前，對老人說：「這事很討厭，暗探阿牙不但不肯消案，還打算請律師來爲難你呢？」

老人理直氣壯地嚷着：「我不在乎！我誰也不怕，我沒有錯！沒有。」

「請坦白地對我說：你有醫學証書嗎？」

老人感到不高興，他白着眼，個強地反問警長：「父母教育兒女也需要領證書嗎？」

「但是，打起官司來，沒有證件對你是非常

不利的！」他正色地說：「你會治病，誰都知道。不過在法庭上，你沒有正式的醫學文憑，你就不是醫生！不是醫生就不能隨便替人醫病，你明白嗎？」

「我明白。」老人不屑地回答：「好，我告訴你，我不是醫生！我只不過是個好事的討厭鬼！」

「警長，」獄卒插嘴了：「阿牙爲甚麼要控告易老伯？」

「因爲他的三歲獨生子在服下『夜醫生』的藥後，不一會就死了！」

「老人彷彿剛從惡夢中驚醒過來，他的臉色不停地在轉變着：『不——不會吧，那條小生命……』」

「我向他一再地解釋，而他却一口咬定：『我兒子是你害死的。』不過，你放心，我會替你想法子。我相信：你是無辜的；你是個善心的老人！」

「警長看他氣色很壞，不想再打擾他，便說：『易老伯，我該走了。外邊有人在等我去看屍。』唉！趙三已經死了……」

「警長！」老人霍地抬起頭來：「阿三叔死了？」

他點點頭：「你該好好地休息一下才是。」

「是的，我該休息了。」老人感到暈眩。他閉上眼，緊緊地握住鐵條，然後把灰白的頭髮壓在手臂上。他的肩膀一下一下地抽搐着，聲音低得宛如教徒在對神像祈禱：「病人，你們到錢醫生那兒去吧，他會好好地爲你診斷、打針……夜已過去，我是應該休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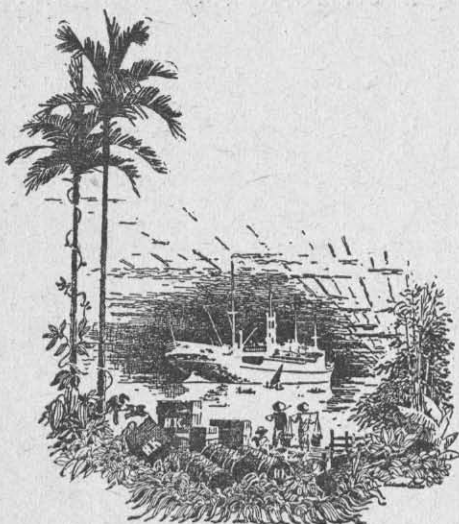
「警長拍拍他的手背，然後有些激動地對他說：『易老伯，我相信你對我有些誤會，但是，請相信我，我是敬佩你的。雖然，我妻子是服下你的藥之後死去的，但是，我該感激你對我的幫助，要不是你深夜趕來，她是會更痛苦的！我並沒有責怪你，因爲她所患的是不治的子宮痛……』」

獄卒聽得呆了。他眼巴巴地立在一旁，口裏好像在唸着甚麼。警長已經走了，而老人也已沉沉入睡。望着那瘦弱的身影，獄卒禁不住地歎了一口氣：「他是一個英雄！」



# 水落石出

· 李金髮 ·



一九五四年的夏天，因為農場的事務日見繁重，好像再支持下去，縱使是神話中的巨人亦將有崩潰的可能。我以愛惜生命為上策的心情，自己向自己請假似的，決意去遠處旅行一次，太離不百分之百的同意，但不便阻撓，她勇敢地單獨負起業務的責任，把享樂的慾望放在腦後，決定不同我出去旅行。我不想自己開車，以增加路上的煩惱，開車雖可以省一點錢，但路上有拋錨的危險，及種種操心的事情。若坐灰狗車，則車中有冷氣，使你安睡，把雞鳴狗吠之聲，忘得一乾二淨，睡醒時看看窗外的田園風景，縱使沒有詩意的木頭，也會感到快慰。車公司的宣傳口號是：Leave The Driving To Us! (讓我們來開車)不是沒有理由。自己開車，雖較省錢，晚上睡在車中，可以省旅館費用，但你的精神全花在開車上面，還要時時留心，免出岔子；有時雖然自己小心翼翼，但若遇到醉鬼或阿飛橫衝直撞，也會一同受害。美國人每年死於車禍的約五萬人，但人們還是喜歡坐車遨遊數省，樂此不倦。

我帶着一無事一身輕的心情，挾着簡單的皮篋，直搭早車到紐約林肯車站，

搭早班至美國東北角的麻省波斯頓附近的海濱。我不想冒充淵人，特選定了鯉門港小市鎮下榻，那裏離後來甘迺迪總統的避暑地 Hyannis Port 不過三哩之遠，那時他還是藉藉無名，不然也可以鄰居身份引以為榮了。

俗語說智者樂山仁者樂水，我不敢妄自菲薄，山和水我都喜歡。每在海上行時，我喜歡憑欄遠眺，無垠的水平線，陽光在遠遠的波濤上變幻光彩，像三菱鏡中的景緻，層出不窮；一個黑點似的商船，在天際出現，愈來愈大，可以看出烟通的數目。海鷗在船的四周偵查，像 FBI 的眼線，船底廚房裏拋出任何人類所不能吃的食物浮在水上，海鷗羣一窩蜂飛前去攫取，縱使船上拋出一副死屍，（白布包裹好的）牠們也同樣去攫取。一個有想像的旅行者，必會隨時聯想到現在航行的海底究竟有幾千幾百呎，海底是否有敵人打沉的戰艦在躺著，幾百個殉難的屍體，還封在這倉底……偶然有一個同船平日未通姓名的旅客，走前來和你攀談問長問短，說着無趣的應酬話，可能打斷你的幻想和你的詩意，你會連聲說這個不識相的市僧，何不在吸煙室去玩玩橋牌……我喜歡山谷森林，看到足下的火成岩，即會猜想那是地球形成時的混亂情形，表裡的地殼，離有融融之火的中心有幾千哩？那一層的岩石之下，藏有汽油，那裏的石英之間，有黃金有金剛石？這些問題，都使人想入非

非，令人無限的感慨。去年在紐約市的自然歷史博物館，看到一塊約有七十噸的隕石，全部有無數像海綿般的洞，那是在太氣層燃燒過餘熱下來的，體質光滑，如同打磨過的雕刻品，這是別個星球的物質，我摸了又摸，好像這樣就與別個無名的星球接觸過，使我真想了幾日……在森林裏，我，我，我……到四週的飛禽走獸，他們怎樣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冬季到了地面，為雪封住，多少小動物經不起冰冷，只好自嘆活該，殺身成仁。我常常注意腳下的菌類，和不知名的野花，林中腐葉上有一種野花，名 Ladies Slipper (太太的拖鞋) 長得一吋多的花，像吊鐘花，作淡紅色，沒有種子，我移植過亦不成功，是中國絕對沒有的花。我常常捧着一束又極的樹枝在欣賞，或者拿來繫漆，變成珊瑚色。我特別喜歡熱帶植物，尤其是仙人掌的家族，變化無窮，好像它們的祖先的祖先，都是乾枯沙漠的英雄，身經百戰，才能生存下來的……我不十分喜歡鮮花，因為它太脆弱，一忽兒就凋謝了，不知怎的，我愛古樹枯枝，它們可以遠觀，可以要玩，那種蒼古，實在有男性的威武，碩壯堅強。我愛羅浮山的溪澗，我愛……：。當天得到咖啡店主人的介紹，租到一間房子，在一個鐘錶店的樓上。俗語說，寒暑莫登樓；若在這裏，住在樓上必會熱死，但在這旖旎的海邊，這顯處是多餘的。吃飯可以在外面的小館子，不必自己去

麻煩，一個人住在小樓一角，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不怕有狐狸精的來臨，可聽到海濤的洶湧，和飛鷗的呼嘯，一覺醒來，有時萬籟俱寂，幾乎疑係置身深山大澤，脫離塵世十萬八千里了。

因為年齡關係吧，我已不喜歡游泳，雖然日間冒充游水的遊客，但我不會入水，只呆坐在沙灘上，收集貝壳，或看帶去的書報。日光浴的收穫，已够抵消旅行上金錢的損失。我不喜歡釣魚，那是殘酷的行為，消滅其他生物的生命，以求痛快一時，是沒有仁心的，為什麼釣魚的人看見魚兒口中為釣鉤掛着，痛苦萬分，拼命掙扎，不會發生一點惻隱之心，反覺得自己勝利，一面想像牠煎熟後的美味。（有些人不是為吃魚而釣魚，完全是為殺生而釣魚，還稱之為SPORT，他們宗教思想的慈悲觀念，早已有名無實。）還有一個及時的理由，是釣魚這玩意兒，沒有把握，常常坐了半天，不見魚來上釣，使你無謂的消磨時間，想出來溜達溜達，反而得到呆坐的功課，豈非愚蠢。

每日早飯後上班似的，獨自到沙灘上去享受假日，好像下意識的，要加倍享受，以免短促的假日悄悄過去。（雖然沒有人限制我的假日時間。）遊客雖不算多，因為這裏是不出名的小港，不是遊客的勝地，三五成羣，往往來來，各不相照。久而久之，常見一個獨腳的老人，（歐洲人的獨腳，多數以木脚代替，美國人則不作興，從未見過木脚人，他們多將褲腳管，索性

捲摺起來，以杖代脚，一拐一拐的走。）挽着藍子，在海的巖石附近搜集什麼，我起初不大注意他，有一次在住所附近遇到他，禮貌地與他招呼起來，他大概看出我不是洗衣館出身的老王，表現的很為客氣。從此我們常常攀談起來，他原來是健談的老人，雖然不是有學識的，我們讀十年書了。

他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面部長得像古松的樹皮，有幾十個「壽痕」在點綴着。但他精神矍鑠，像六十老人。我們六十歲的華人，便龍鍾得很，腰酸骨痛的居多，大概是平日營養不足的關係。因為海邊的一日光，把他的皮膚晒成銅色，每個皺紋，好像都刻劃出他一生經歷的驚險，他住在山邊的小屋子裏（至少連地皮值五千圓），妻子在十年前死了，一個兒子在第二次大戰，自告奮勇，投軍而去，死於太平洋南海，他悲傷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已入此境，好像生之置之度外。他一半軀體，已屬於另一世界。他幾次邀我去他家裏坐談，我都不曾答應，生怕在他家裏，看到不快的景物，其實是他太過矜持。老人日日在海邊搜集一種隱士蟹，拿到波斯敦去賣錢，就這樣生活下去，日子久了，無所不談，（我是少談私人的生活給他聽）。我已知道大都份他的過去生活，我才恍然他所以成為獨腳人的原因，他的故事實在令人驚心動魄，好像是西部的電影故事。距今約莫六十年前，麻省還算是未開發的地帶，人口稀少

，（尤其是在海濱一帶），一個鄉村有山高皇帝遠的感覺，一個大姓就統治了一個村落，誰也不敢藐視他。那姓（SHERIFF）的權威。

一個尤基鄉的青年，是一個郵政局小職員，名羅斯倫，有一天騎着馬去看他的姑母，在山徑穿過長林，吹着口哨，滿懷快樂地，想個鐘頭的時間，他心頭早已擬好說話的材料，表示友情更進一步的話，不多也不少。馬蹄得得，步過小澗，剛要轉上斜坡的時候，忽然聽到一片呻吟聲，出自一間好像廢棄已久的茅屋，起初還以為他是聽錯了什麼鳥獸的叫聲，再聽一下，果然是一陣呻吟，來自茅屋那裏，千萬萬確，還有求救的聲音。

羅斯倫沒有遲疑，決定下馬去看一個究竟。他以為光天化日之下，不會有什麼鬼魅在作祟，況他帶着青年人的好奇心，便沒有一點顧忌。他推開搖搖欲墜的塵封蛛網的門扉，看見一個鬍子滿面、形容枯槁的老人，躺在木橈上，捧着肚子氣息奄奄。

他的外表，誠然是病入膏肓，他一個人有什麼方法救他呢？老者開口囁嚅，想說些什麼，又令人聽不清楚。過了一會，老者從胸間掏出一個小包裏，以發抖的手，要求羅斯倫做做好事，他用發抖而斷斷續續的聲音說：「我知道我是不行了……我求你過路人，執行我最後的一個志願……我有一個孫兒，在城裏的富民街二十八號，（當頭樓下

的一家）是我家唯一的後裔了……請你將這個小包裏交給給他，告訴他是我母親的遺物，要好好的保存……這是我最後的願望……煩你過路人好心腸……」

老人顯然已到了彌留的時候，他於是接受那小包裏，做了一個祝福的記號，便大踏步像忍心人一樣走出茅屋，再踏上呆等著的馬匹，向東跑去。不一會經過一個乞丐住的小屋，一條好事的黃狗，咬了他的馬的後腿一口，馬着慌一跳，羅斯倫幾乎掉下馬來，他想打狗一鞭，但已來不及了。過了半個鐘頭，他進了古栢夫村口，他看見一個牧女，問她富民街在那裏，她指東指西，說不出所以然，他繼續拉住馬轡向前，漸漸走近一座低房子，裏邊有人吆喝了一聲，叫來人下馬。馬倫斯心頭感到一種被侮辱的感覺，但來到別人的地區，不是自尊心表現的時候，他只好拉住馬轡看看究竟。

房子裏跑出一個中年人，傲慢不羈，好像特別拿來對付異鄉人的，腰間掛着舊式雙筒手槍，穿的是長靴，一眼看去，像西部電影中的打手，使人有不良的印象。

「你是那裏來的，你顯然不是本地人。」他說。

「我從這裏經過，要到北部明浮村去，請告訴我富民街在那裏，我要找ROBIN這個人……我有一個包裹要交給給他……他的叔父委託的。」

那個中年人，好像沒聽見他說



的什麼，亦不想細聽他的囉唆。他不的一會，帶他進了房子，那顯然是郡長的辦公處，陳設古老，傢具少的可憐，後壁靠火爐旁，坐着一個有義眉怒目的人，裝出大官的模樣，問羅倫斯的來歷（實在他假裝詢問，早已胸有成竹），一面下令叫衛兵（就是上述的中年人），去搜查羅倫斯的口袋。

他們將包裹解開，裏面是金圓十來個，及一些首飾，出了羅倫斯的意外，老人托帶的原來是貴重的財產。

那長登時咆哮起來，使羅倫斯如墜五里霧中，那長說，那是謀財害命的贓物，上週一個過路商人，被殺在旅舍裏，要他快快承認自己是兇手，無須假裝。羅倫斯被關在牢裏，百口莫辯，插翼難飛，真是一人在家坐，禍從天來。他在牢裏，老是睡不着，幻想着自己的生命，正臨危險，有什麼奇蹟，可以出險呢？他不相信社會會這樣黑暗，可以隨便嫁禍於人，令人含冤莫白。

第二天早晨，那長召他來談話，說是証據確實，要控他以謀財害命之罪，問他要不要律師，替他辯護；羅倫斯拒絕他的要求，他不要律師，他相信他自己會保護自己。

那長的大兒子是本郡的法官，二兒子是官方律師，換言之，那那是他們一家的天下，所謂法庭不過是一個幌子，在六十年前，政治沒有今日開明，黑暗的地方多着呢。法庭終於開審了，鄉人來參加，很是擠擁，十分之九相信這個外鄉

人是真正的兇手。那長的話還會錯的嗎？法官問了半個鐘頭，羅倫斯矢口否認他會到這郡來過。法官的話是當地的命令，又沒有人為他辯護，法官終於敲着法槌，叫全庭靜寂下來，宣判羅倫斯死刑，在一星期之後要受絞刑。

羅倫斯在獄中一天一天的度日如年，知道死日將到，除非有奇蹟出現，否則，他的生命就會從此終結。法官幾次派人來要他認罪，他都把來人痛罵一頓，說這樣的黑暗做法，是美國之羞，他們的罪惡，必會得到懲罰，不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羅倫斯自那時起，常常在獄中祈禱，雖然他不衷心相信上帝會來救他，但亦聊勝於無，心靈上得到一點安慰，去度過那七日。

幾次牧師進來牢裏，為他祈禱，要他懺悔罪惡，羅倫斯嘆之以鼻，他的良心清白，他沒有殺過人，應處分的是那長的一家人，城狐社鼠設下陷阱去詭害無辜的過路人，這個勾當遲早會水落石出的。他要牧師本着上帝的仁慈，為他主持公道，在外面為他設法呼籲，揭破這個黑幕。他說得聲淚俱下，牧師亦為之感動，一齊下淚，答應他會主持公道，在外面造成空氣，要法院再審他的案子。

到了第六天晚上，羅倫斯神經愈來愈緊張，他以為自己就將到發瘋的邊緣，他終夜不能入睡，亦沒有人來看過他，一個死囚誰還稀奇。牧師亦該來最後的一次為他祝福，這是死囚必然有的過程。他懷疑

着第七天上吊，是指白天還是指晚上，若是白天，則今晚應吃最後的晚餐，創子手應該來為他剪髮；這一切事情都沒有發生，使他精神上稍為輕鬆一下。他大聲叫獄卒把油燈拿走，或者他可以入睡一下，但獄卒也不見一個，靜悄悄的四周，像置身在墳場裏，他覺得周遭死氣沉沉，更為害怕起來。

第六天晚上平安渡過，這無疑的表示死刑的執行是在第七天了。羅倫斯疲倦已極，天亮以後，他反而睡了幾個鐘頭，亦沒有人來叫醒他，至中午才吃了一些茶點，但心不在焉的咬了幾口麵包，傍晚時候，暮色蒼茫，他忽想起在家的老父母，他們做夢也想不到他是獄中待罪之囚，幾小時之後，他就會入鬼殊途與世長辭，他想起他的表妹，說不定知道這幾天要來訪她，他們可以更進一步的攀談，又進一步的達到戀愛的境界……愈想愈使他的心痛，愈覺得前二十年生命之可貴了，表妹還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將在絞刑架上死的，他有生以來沒有看過絞刑，雖然那時是家常便飯的像片刻也不能活下去，情願獄卒早些出現，帶他出去執行絞刑，一了百了。

在午夜以前十來分鐘，牧師又來了，他不知道這恐怕最後的一次了。牧師雖然沒有什麼表示，羅倫斯在牧師的表情的看出一切完了，他幾乎慌到手足發抖，他不能說什麼話，他心中繼續祈禱，誠然，

那是最後的出路了。到了午夜的時候，四五個獄卒來了，聲勢浩大的，打開獄門，把牧師推開在一旁，一句話都沒有說，強壯碩大的大漢子，挾着羅倫斯往前走，也不用騎馬，刑場顯然是附近的林中，亦無所謂絞架，只是用粗繩子掛在樹上，把頸項圍起來，兩個助手用力一拉，將人吊在空中，搖搖幌幌便算完事。較文明的，才將犯人蒙上一個單子，免得絞時舌頭伸出來難看。（對他們粗野的人看來，也無所謂難看。）

那長帶着一個做法官，一個做律師的兒子，似模似樣的來監刑。觀眾不多，因為深夜，許多人不願出來，只有好事之徒，才出來看熱鬧。觀眾不到三十人，將犯人圍着水洩不通，像演小型猴戲，一點沒有可憐羅倫斯的心——至少他們的表情是這樣殘酷無情，有仁心的人，也就不願來看絞刑。牧師再行近來為羅倫斯祝福，羅倫斯厭惡這一套儀式，幾乎想把牧師一脚踢開。那長（他的名字是理查士）要羅倫斯快快承認他的罪行，好結束這一樁案子。羅倫斯死也不肯開腔，更不用說承認下來。那長沒有辦法，幾乎就要到丟臉的境地，怎樣辦呢，兩個兒子看有一向有權有勢的老子，怎樣下場呢？老子（那長）又看看兩個幫兇的兒子，好像要他們幫忙想一個下台的辦法。那長不能使犯人認罪，在他的當時的聲威來說，實在是太不成話了。







# 諷刺與憂鬱

Michael Frayn 作  
江天譯

## 作品評介

書名：“Vervous People and Other Satires”

（「『神經過敏的人們』及其他諷刺故事」）。

作者：Mikhail Zoshchenko, 1895—1958（邁卡·左琴科）。

英文版譯者：Hugh Mclean（赫育·麥克林）。

Maria Gordon（瑪利亞·戈頓）。

英文版編者及導言作者：Hugh Mclean。

英文版出版者：Collanz（歌蘭茲出版社）。

英文版定價：二十五先令。

在這書的封皮上，把左琴科稱為「二十世紀

的偉大的諷刺作家」。嗯，他是嗎？我感覺到好像我被請來給一個老朋友寫一篇忠貞證明書，而突然發覺我並不知道他的政治主張如何。自從我能讀懂通俗口語化的俄文以來，我就一直很喜歡讀左琴科的文字通俗的故事。當我還是個大學生

的時候，我還嘗試仿他的貌似簡單的鬆散文體，甚至於摹仿他文章的節奏，把我的句子切短，

割去一切不完全必要的代名詞和冠詞。（很精巧

。我想。其他的——不。這是甚麼玩意兒，我的天？）別人說，「是中國的滴水刑罰嗎？」

不過在那些時候我從沒有真正停下來想「想他的

幽默背後所包含的態度及意圖。無疑的，左琴科

故意讓他的態度和意圖模糊不清——一部份是為

了政治的原因。不管怎樣，讀過這些年的一些可

厭的所謂諷刺文學以後，我開始認為：幽默，正

如幽默家一樣，並不一定要瘦骨嶙峋才算好。

我那時只是覺得左琴科好玩。在這方面可說

是吾道不孤；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

他在蘇俄比任何作家都吃香，除了高爾基以外。

一八九五年，他出生於一個溫雅的藝術氣質的家

庭，在聖彼得堡長大；第一次大戰時在沙皇軍隊

中任軍官，歷經戰火。可是到一九一八年他向布

爾希維克（俄國共產黨）靠攏，（但他似乎始終

不曾成為共產黨員），參加了紅軍；後來他作過

許多事，包括警察、會計、修鞋匠、養禽教官、

邊境警察、電話生、偵探、法院秘書、政府書記等

。當他開始寫作時，立刻就得到成功；他一直紅

到一九四六年，然後受日丹諾夫攻擊，被斥為「

對蘇維埃現實社會的低賤的取笑」，於是他的作品

被禁了。到一九五六年，就是他死前兩年，他的

作品重新出版，大概是得到赦免了。不過，當

我一九五六年在列寧格勒時曾問當局能否會晤他

，結果却引起一大堆怒氣衝衝的罵罵；我想我最

好還是別堅持要求，免得他為了會見一個西方訪

客而受窘。就連極端列寧主義的朋友都對我說他

是一個卑猥不足道的作家。

左琴科的技巧，基本上就是渥德浩斯（Wo-

dehouse）或德曼·任延（Damon Runyon）的

技巧——一種奇特的口語化的語法，弄到自我學

舌（Self-parody）的地步。他開始所用的口語文

字可以稱為「工作階級的蘇維埃方言」（Work-

ing-class Sovietese）。他把它剪裁得像一件小

丑的衣服，既短又寬。在應該發揮的地方故意

用些單音字（「然後，在路上，將軍吃得太多，

得了痢疾，死了。」）；在應該簡潔的地方故意

塞進一大堆婉轉詞和語氣詞（「在一方面，有時

俄國小說也有一種不可分解的俄國味；他進一步

把它加以誇張，並且在其中滲雜一些濫用的科學

名詞和黨八股。有了這麼一套荒謬絕倫的文學工

具作武器，他就着手來描寫愛情、生死，而且還

來說服蘇維埃社會的一些精緻之處。這就好像一

個小丑用一套其大無比的打氣的橡皮刀叉，來施

行外科手術，而令人可樂的就是看他使用這可笑

的工具竟然很精細巧妙。

可是，他不是不是一個諷刺家呢？嗯，他取笑

蘇俄公共浴室管理的缺點和電燈泡供應的不足。

「鱈魚」雜誌的作者們也這樣做。「鱈魚」雜誌

如此做，因為他們要公共浴室的管理人員改過。

左琴科如此做，因為他覺得那些要搞一個理想國

家的人竟連一個公共浴室都搞不好，非常可笑。

他一再狡猾的把政治上樂觀的吹大氣，拿來和實

際的人相衡量——而且還是個矮小的人。在他所

有的故事裡，他提醒我們：人們常常被貪心所動

為葉長樓答辯

勇揚

貴刊於一三三期的「文藝沙龍」中刊出高弓君的「一個請教」，申明要「大學青年」的葉長樓君專文答覆。我想，葉長樓君一定會為文作覆的，雖然，不一定會寄給貴刊發表。可是令我苦等了三個月，一直未在任何刊物上見到葉君的有關文章。後來，看看貴刊一三五期，知道葉君的朋友軍揚君曾致信貴刊，謂「一般的報刊不登有正義感的文章」，他們想將答辯的文章投到貴刊，然而，貴刊要求來稿必須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由於這個限制，他們又只好作罷。

這件事情的過程，令我的感情起了很大的變化，起先，我是一百巴仙站在同情和支持葉君的立場的，可是，因為他的畏縮和太多的顧慮，使我對他的敬意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真理辯護，就是坐牢、上絞架，也在所不惜。我雖然對葉君鄙夷，不過，對於葉君在「大學青年」上發表的「一個呼籲」的論點，我仍然是支持的。

現在，在這裡，我替葉君來答覆高弓君提出的幾個問題：

第一、葉君說：「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隨著政治形勢的轉變，近兩年來新加坡的詩壇是個冷落了。而聯邦方面，由於某方面的扶植，近來的詩壇，好像倒有欣欣向榮之概。」葉君的觀察是正確的。新加坡的詩作者大部份是站在農工大眾的立場，為實現無產階級的執政而鬥爭，然而，由於行動黨政府於三年前，明確的表明脫離無產階級的鬥爭路線，使我們失去了公開鬥爭的機會。聯邦方面的詩作者不是資產階級便是小資產階級，像這樣身份的人，當然會獲得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某方面的支持。

第二：葉君說：「反觀聯邦方面，一般作者不知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抑或是一時的風氣，都傾向於形式主義，甚至走上現代派的歧路。」這話也沒有說錯，聯邦的詩創作毫無政治思想作為內容，對於無產階級的鬥爭來說，它們是廢物，毫無用處，只是徒具形式的，那不是形式主義，是什麼？至於現代派，當然是歧途，因為它並沒有遵從無階級政治的路線，它是反對文藝作為政治鬥爭工具的，它是反動的。在先進的國家內就見不到現代派，只有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才見到現代派。

第三、葉君勸告聯邦的詩作者要：「學習國際先進詩人們的典範作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這是誠懇的呼籲。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我們的思想難免受環境的影響，或多或少帶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彩色，這是危險的，因為，我們可能因此漸漸地脫離了無產階級的行列，所以，我們要不斷學習國際先進詩人們的典範作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好好的武裝我們的思想。

第四，什麼是詩？詩是政治鬥爭的一種銳利的武器。

第五，現代詩的特性是什麼？那是：黃色，黃色，黃色！

最後，我要告訴各位，我是新加坡出生的，在新加坡長大的，你們別把我當作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貴刊誇口說願意刊登和你們見解相反的文章，現在，我就給你們一個考驗，看你們登不登我的文章。

編者按：

誠然，勇揚的這一篇短文，觀點是和我們完全相反的，不過，我們仍不加刪改的把它發表出來（我們只是修改了一些不通的字句）。我們這麼做，並不是在炫耀我們的風度，而是希望把馬華文壇上存在的一些問題毫無隱瞞地展現在作者和讀者的前面，讓大家平心靜氣地分析它們、研究它們；時至今日，我們不能再對文壇上的問題忌諱，甚至漠不關心了！

鳥駝的鳳凰變能不

一之話聞詩代現

· 莊 · 白 ·

也不能滿足詩人的要求時，會另外一個理論出來代替它，到那個時候，不管你反對也好，贊成也好，傳統之再被豐富一次是不可免的事。思潮的人，應該時刻地提防自己，注意和照顧一些新的種籽和幼苗，接近它，瞭解它，不要被傳統的成見迷惑，這些新的東西將來會成為我們優良傳統的一部份。

比較確切地說，現代詩應該不是一件新的東西，在西方，甚至我們的白話詩還要有歷史，它對我們的讀者有作者之所以有陌生感覺，主要是因為我們欣賞範圍一直自限在一個小角落裏，大部份詩人和讀者，除去在中國詩詞內知道李杜杜甫外，很少會知道其他近代的名家。在西方，只是在浪漫主義的浪潮內打滾，除了拜倫、雪萊外，就是莎士比亞了。我們的欣賞領域是那麼窄小，欣賞素質又那麼貧乏。今天，假如我們仍這樣一鈍化了一了我們的趣味和修養，用一個失效的升斗去衡量現代文學的無限大海，其幼稚可笑與毫無功效是可以想得到的。

我認爲現代詩的出現是不可抗拒的，不管你不喜歡，它仍是一股力量，正如白話文出現一樣，雖然有很多反對的力量，但却是徒勞無功的，潮流是這樣，文學史的步伐是這樣，這是一個歷史的發展。同樣地，當有一天，現代詩的技巧和理論再豐富一個理論出來代替它，到那個時候，反對現代詩的主要力量，是詩作者而不是讀者，正如白話詩興起時，反對的力量是來自舊詩作者而不是一般讀者。他們反對的原因，不過是「敏地保護自己的園地」，像刺蝟一般，誰動一動，就用那脆弱的刺刺人；第二，像駝鳥一樣，埋首於沙堆裏，漠視外間的一切，拒絕接受新的洗禮，缺乏鳳凰火焚後新生的勇氣，命運決定這羣人不能成爲鳳凰，只能作駝鳥。

爲什麼我會這樣說現代詩的反對者是刺蝟和駝鳥呢？第一，現代詩本來沒有反對的必要，現代詩發展到現代，雖然，理論的在建立，已有一個眉目，但這些理論被介紹到我們的文學園地來是缺乏的，因此，現代詩目前仍缺乏一個有系統和完整的歷史發展和理論根據。一般反對現代詩的人正如一個老頭子討厭一個三歲小孩一樣，討厭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個小孩有一件醜惡的歷史，或者作錯了一件事情，只是因為這個小孩子長得和自己不一樣，或者在他睡覺的時候在吵吵鬧鬧，甚至，他妒忌小孩子的活力。這不是很可笑的一種感情作用嗎？沒有理由的，盲目反對作用的！也許有許多新詩作者會不同意我這種說法，但是，假如，他連一首多、李金髮的詩都沒有讀過四首以上，假如他連最起碼的一篇 T. S. Eliot 的「傳統和個人」才具的論文也沒有耐心讀下去，那麼，他的反對是毫無力量的。上面我提到開一多和李金髮，並不是因為他們是現代詩作者，而是說，因爲他們是現代詩作者的過去，是說，因爲他們是詩作者對新詩的過去的瞭解是多麼不夠，華文新詩，他們的瞭解仍只是在徐志摩、劉大白、艾青等人，在舊詩理論裏，他連王國維的名字也是陌生的，要說到發揚傳統，怎麼可以遺漏了這些名字呢？

第二，一切保守者皆鈍化了，自己的趣味和感覺，他不願意接受不同的東西，他情願在骸骨裏發思古的幽情，他情願點蠟燭而不願用電燈，這完全是一種不上進的心理，這種心理演變爲排斥異己，覺得與自己不同的都應排斥，假如這種人類的劣根性不根除，要他們接受新事物是一個夢想。

這些毫無理論根據的反對力量，雖然不能夠抗拒現代詩的發展，但由於他們的阻撓和誤解，現代詩

崇奉傳統，輕視創造，是一切保守份子僵硬的氣；鄙視傳統，修言創造，是一切急進份子的盲目衝動。其實，傳統是由不斷的創造而來，今日的創造，是加厚明日傳統的基礎。當白話文提倡的時候，一羣拿着傳統招牌的老頭子目爲大逆不道，可是，今天，誰也不能否認白話文已成爲我們文化傳統的一部份。假如連這點起碼的瞭解都沒有，相信崇拜傳統會變爲食古不化，修言創造會流於標新立異。很不幸地，今日的新詩壇，却多少有這種現象發生。

不管四十年來，舊詩人怎樣嘶力竭地反對，但新詩的地位早已確立，今天的問題不在於舊詩擁護者之反對新詩，而是新詩本身開闢別，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內，也有傳統新詩與現代新詩的分別了。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爲什麼我說可悲呢？往日的革命者，往往成爲今日被革命的對象，在政治上是這樣，在其他方面也是這樣，這應了歷史學者陶英伯的歷史哲學，他說：「一個創造者，假如他滿足於他已得的成功，忘記了不斷的創造而倚靠他息，那麼這位創造者日後是落伍者。」同樣地，詩人們不滿足於五四以來新詩的成績，毅然走上一條新的路，這是一種創造的精神，反對者是徒費氣力而已。

我認爲現代詩的出現是不可抗拒的，不管你不喜歡，它仍是一股力量，正如白話文出現一樣，雖然有很多反對的力量，但却是徒勞無功的，潮流是這樣，文學史的步伐是這樣，這是一個歷史的發展。同樣地，當有一天，現代詩的技巧和理論再豐富一個理論出來代替它，到那個時候，反對現代詩的主要力量，是詩作者而不是讀者，正如白話詩興起時，反對的力量是來自舊詩作者而不是一般讀者。他們反對的原因，不過是「敏地保護自己的園地」，像刺蝟一般，誰動一動，就用那脆弱的刺刺人；第二，像駝鳥一樣，埋首於沙堆裏，漠視外間的一切，拒絕接受新的洗禮，缺乏鳳凰火焚後新生的勇氣，命運決定這羣人不能成爲鳳凰，只能作駝鳥。

爲什麼我會這樣說現代詩的反對者是刺蝟和駝鳥呢？第一，現代詩本來沒有反對的必要，現代詩發展到現代，雖然，理論的在建立，已有一個眉目，但這些理論被介紹到我們的文學園地來是缺乏的，因此，現代詩目前仍缺乏一個有系統和完整的歷史發展和理論根據。一般反對現代詩的人正如一個老頭子討厭一個三歲小孩一樣，討厭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個小孩有一件醜惡的歷史，或者作錯了一件事情，只是因為這個小孩子長得和自己不一樣，或者在他睡覺的時候在吵吵鬧鬧，甚至，他妒忌小孩子的活力。這不是很可笑的一種感情作用嗎？沒有理由的，盲目反對作用的！也許有許多新詩作者會不同意我這種說法，但是，假如，他連一首多、李金髮的詩都沒有讀過四首以上，假如他連最起碼的一篇 T. S. Eliot 的「傳統和個人」才具的論文也沒有耐心讀下去，那麼，他的反對是毫無力量的。上面我提到開一多和李金髮，並不是因為他們是現代詩作者，而是說，因爲他們是現代詩作者的過去，是說，因爲他們是詩作者對新詩的過去的瞭解是多麼不夠，華文新詩，他們的瞭解仍只是在徐志摩、劉大白、艾青等人，在舊詩理論裏，他連王國維的名字也是陌生的，要說到發揚傳統，怎麼可以遺漏了這些名字呢？

第二，一切保守者皆鈍化了，自己的趣味和感覺，他不願意接受不同的東西，他情願在骸骨裏發思古的幽情，他情願點蠟燭而不願用電燈，這完全是一種不上進的心理，這種心理演變爲排斥異己，覺得與自己不同的都應排斥，假如這種人類的劣根性不根除，要他們接受新事物是一個夢想。

這些毫無理論根據的反對力量，雖然不能夠抗拒現代詩的發展，但由於他們的阻撓和誤解，現代詩

小啓

軍揚君：  
來信收到。  
你說你不願意將你的真姓名和地址告訴我們，並且，也不希望我們發表你寄來的一篇文章。這是你的意願，我們自當尊重。人有發表意見的自由，我們也有不發表意見的自由；這是民主的基本原則之一。只要告訴我們任何一個通訊處，我們將絕對保守秘密，不必介懷！  
你的通訊處，我們絕對保守秘密，不必介懷！  
編者啓

本欄稿約

- 一、來稿不得作人身攻擊。
- 二、泛泛之談的空洞文章，敬謝不敏！
- 三、評論任何問題，盼儘量提舉事實。
- 四、請在稿端註明真實姓名及地址（英文），發表時，筆名聽用。
- 五、來稿一經發表，即奉稿酬。
- 六、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文藝沙龍」。



# 苦

趁着十二月的假期，同着牌帶了一個表妹和兩個孩子到新加坡玩幾天，住在一個同鄉家裏。這位同鄉戲劇造詣很高，各種地方性的戲曲無不精通。

那天晚上，我們大家坐在廳裏談天，忽然想看場電影，同鄉介紹「楊乃武與小白菜」，說是單聽幾首曲子已值回票價有餘。我想這個故事家喻戶曉，是清代有名的冤獄案，而且是地方戲，一定不同凡响。當時連考慮也覺費事，立刻花了一元五角包輛德士到放映這部片子的電影院去。

最小的孩子才八歲，到了電影院門口，他看那些掛在壁上玻璃框中的電影畫片，大聲說這部片子一點也不好看；表妹是標準影迷，尤喜歡看華語片，李麗華、葛蘭、尤敏背得滾瓜爛熟，她說女主角不美，沒有看頭。我一意孤行，說這種地方戲曲的片子當能一新耳目，欣賞一下，會多懂一點藝術。他們覺得我說得有理，也就不再堅持，都對這部片子抱着一個大希望。好看易買到了四張票，花了六塊錢，進開了場了。這個戲院的銀幕不夠寬，

# 刑

爲了遷就片子下面的英文字幕，所以畫面的上半部有五分之一看不到，有許多人物都是無頭鬼似的，電力又弱，看起來十分吃力，我真想跑到放映室去罵一頓。試想去看這種片子的外國觀眾能有幾個，即是受英文教育的華人，肯來看這部片子，相信對個中情節一定不太生疏，上面一行既有了華文說明，下面的英文字幕大可刪愛了。看這樣的片子，等於看着唱詞聽唱片而已。於是，不到五分鐘，那最小的孩子首先表示不滿了：

「我都說要去『飛行博士』的，媽媽，你偏說這部好看，頭都沒有，有什麼好看？」

「靜一點，你聽那女子唱得多好聽呀！等多一會還有更好的哩！」我哄着他。

「哼！我都不知她唱些什麼！」他伏在椅子上預備睡覺了。

我覺得對他很抱歉。不一會，坐在左邊的表妹也不耐煩了。

「這片子真沒味，那有李麗華做得好，衣服又難看，人又醜樣，伊伊呀呀，不懂唱什麼鬼！」看着她如坐針氈的受罪樣子，我內心泛

沈安琳

起一陣歉疚。悄悄地問輝說：「你覺得這片子怎樣？」

「不好，那女主角聲音嘹亮極了。這種不是『京戲』？廣告上是這麼登的。——輝是廣東人，這種風格的地方戲雖不懂，但他性格隨和，既來則安，倒也很欣賞。」

「我想是一種大鼓，在園子裏清唱的。以前小時候在天橋時我倒聽過，時隔太久，自己也記不清了。不過，真有點重溫舊夢的親切感覺。」

說也奇怪，在這一剎那間，我突然覺得這部影片可愛極了，也許是全心貫注欣賞了一下子的緣故。

我聽得津津有味，情不自禁地把那個小的孩子推醒來。

「嘿，你聽，這一段唱得真妙呀！睡了去太可惜了。」

他勉強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往銀幕上一掃，立刻嘟囔了一聲：「不好看的！」又睡在我已麻痺了的膝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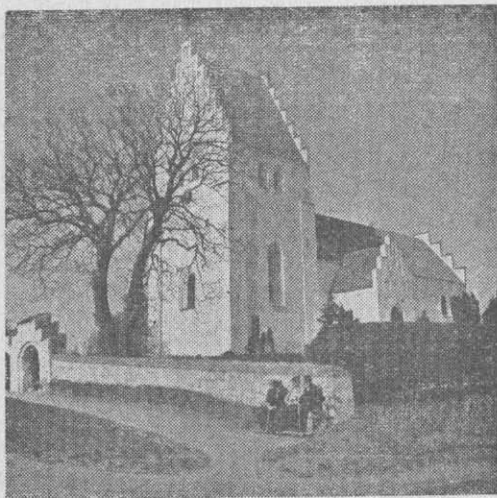
我突然想起了他喜歡看泰山、赫格力、彼得潘、羅賓漢……讓他來看這部片，是我叫他來受罪。表妹熟透了，不必向她解說，只是

是這樣的唱曲和表現的形式闖不進她的世界。這部片子，從頭至尾是悽慘哀怨的。他們懷着尋歡作樂的心情，找不出一個可以暢笑的機會；我專想來欣賞藝術，始終却被他們左嘆右怨，分了我的清神。匆匆看畢，如蒙大赦。叫醒了小孩，披着一身的冷風走到大路旁。誰都是沉默無語，心頭在埋怨這部片子看得不合時宜。又再花了一元五角的車費回到住處，連宵夜也無心吃，便躺上床睡覺。

我瞪着天花板，怎麼也睡不着。我想：藝術這東西，就像你的愛人，你必得自心靈魂深處真愛她，緊緊地擁着她，全神貫注地欣賞她的美，渾然忘懷了身外的一切，你才能達到心身俱醉的境界。否則，你心浮氣躁，東張西望，看着她，心裏想着別的事，甚至以愛她爲苦，那種尷尬、乏味，正如同我看這場電影一般。所以，要避免看電影的苦刑，就必須有時間、地點、人物的選擇。如果結伴尋樂，最好選雅俗共賞的笑片，結果一定皆大歡喜，金錢買愉快，兩不吃虧；此外電影院的設備，聲光等的調節也不可不慎重；如果要欣賞地方性的藝術，如：越劇、潮劇、廈劇、京戲、古裝、時劇、或者宗教片、歷史片、文藝片裝，只要是水準以上的好片子，都不妨去欣賞，應注意的是要選擇口味相同的玩伴，才不會掃了你的興，那時你才能渾然忘懷身外的一切，沉醉在藝術的懷抱裏。

# 收盤

• 朗 秋 •



曾少經理剛吃過早餐不久，坐在書房裏正想用點功，女傭忽然神色倉惶的推了門進來。

「少爺，不好了，有……」女傭緊張地說。

「有什麼？」曾少經理疑惑的瞪着她。

「外面有一個鬼鬼祟祟的男人，他說要見老爺，我騙他沒在，可是他堅持着要進來！」女傭一口氣說出來，帶着徵詢的眼光望着曾少經理。

「讓我去看！」他推開椅子，站起來。

「不好呀，現在打槍的歹徒很多，當心他把你綁了！」女傭人攔住曾少經理，但他笑了笑，逕自走了出去。

他把大門上那塊遮住四方形小洞的木板拉開一些，用一隻眼睛自洞口望出去。他看到一張有些熟稔的臉龐，兩隻善於恭維的眼睛正焦急的瞪住大門。

「是曾經理嗎？我是萬隻足，你那天約來的。」那臉上的肌肉張動了開來，一張滿是黃牙的嘴裂得很大。

曾少經理把門拉開了，讓萬隻足走了進去。

「哦，原來是少經理，對不起，對不起。」萬隻足圓滑的說，由於裂着嘴笑的緣故，兩隻眼睛周圍的肌肉顯得特別隆起。

「萬先生，請坐。」曾少經理說，待萬隻足進到裏面，順手便又把門關上了。

萬隻足並沒有即刻坐到沙發上。他神態詼詼的向四圍牆壁巡視一遍，對着掛在牆上的許多幅圖畫噴噴地稱讚不已。

「想不到經理還是風雅古典人物哩，哈哈！」他說。

曾少經理蹙了蹙眉頭，他想這般搞文化事業的人確實莫測高深，「風雅古典」這詞句使他惑然不解。

「那幅山水一定是出自名家手筆的，山河俱壯偉，水又何其輕飄，像白天上瀉下來哩！」萬隻足忽然搖頭擺腦的說，那張嘴一直裂着，因此兩隻眼睛也似腫了起來：「這幅畫一定是很名貴

的，也只有像經理他才能欣賞，才會買！」

曾少經理心頭突然感覺一陣嘔吐似的厭惡。

「萬先生，這幅畫是一位現代老畫家送給爸爸的。」他幾乎是在嘲笑的笑著說。

「哦？這算是出人意料之外呢！」萬隻足一半的耳根紅了，但只一剎那又恢復原來蒼白的色澤。

「什麼？你不信嗎？」曾少經理不悅地問。

「不是，不是！」萬隻足連忙亂搖着手，緊張地回答：「我是覺得經理，令尊，太光榮了！想不到他的朋友還包括文人畫家的高雅人物，小弟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不過，話說回來，令尊富貴又兼博學多才……」

曾少經理禁不住笑了出來，他幾乎想當面揭穿他的狂妄的謊言，因為他清楚的了解父親半個字都不認得的，只是有一筆財產和現款，做了不少生意，開了好多開店，除此，他對着畫一類東西完全一竅不通。但曾少經理並沒有說出來；他已開始厭倦，態度上也顯露出他的鄙惡表示。

「你要見我爸爸，有什麼事嗎？」他粗聲地提醒他。

萬隻足急急地掉轉風舵，滑頭的向曾少經理肩膀一拍：「對了，我差點忘了啦！」他說：「我正是有點事來找他談，是有關書店的事哩。煩你通知他一下好嗎？」

「我爸爸還沒睡醒呢。」曾少經理說：「你坐一會，喝點茶。阿嬌，倒杯茶來。」

「不必吵醒他，我隨便坐一會好啦。他昨晚一定遲睡了，名人多交際，今天應該多睡，恢復精力……」

「萬先生，失陪了！」曾少經理截住說，逕自走回書房裏。

萬隻足望一望長短針已分別停在十一點半的腕錶，眉頭不自覺地皺了起來，但為表示他對經理的尊敬順服，他勉強裝出一副極快慰的神情，並且從袋裏掏出一包香煙，裝着悠閑的抽起煙來



。但他內心的焦急，不因爲他的佯裝而消除，反而更加強烈的刺激着他的神經細胞。

「經理還不起來？……等會我又如何對他講，把我老萬表現一下呢？」他喃喃地自言，一面怔望着地板而沉思起來。突然，他想到了最近一件事，臉色陰沉了，怒氣也跟着上漲。他狠狠的抽着煙，狠狠的噴出來。

「這東西！哼，我和他勢不兩立，非我即他！不行，我不能容忍他！」他把兩排牙齒緊緊地咬住，幾乎要將它們咬碎了。

一陣敲叩聲在門外响起，女傭急急自內廳跑出來，把門上那塊遮着四方形洞口的木板拉開一些，張望了一會，忽而跑進曾少經理的書房，對他說：「少爺，外面又來了一個老頭子，也說要見老爺。」

曾少經理蹙着眉頭，莫名其妙地走去那洞口張望。

「哦，是他！」他說，把門開了，讓那人進來後又再把門關上了。

進來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有些駝背，一張白淨淨的臉，仁慈地微笑着。

「小曾，你爸爸在嗎？」他問，但一轉頭，即瞧見了萬隻足，白淨淨的臉上突然呈露了不安的感覺。

萬隻足却抽了一口煙，悠然噴出，一邊傲然的說：「老馬！你今天也會撞上這裏來？想不到，哈哈！」

「馬先生，請坐，阿燻泡茶。」曾少經理說，自己也在旁邊一張沙發上坐下來。

老馬選了較遠的一張坐下，一面默然的點起煙抽着，一面却望着地上悶悶不愉快。他並未理睬萬隻足諷嘲似的話。萬隻足却冷笑了一聲說：「想不到老馬這種堂堂皇皇的硬漢，今天也會跑這條路，不怕別人在背後講你嗎？」

「他媽的，你嘲笑我？你自己怎樣麼？」老馬突然把相當長的煙蒂塞進煙盒裏，憤憤的說。

萬隻足又一陣冷笑：「你問我？你配？哈哈，笑話啦，我萬隻足跑經理的家，參加名人賢士的宴會，出席貴賓招待會，參加董事長、主席之流的會議，並不是稀奇的事！哼，你是什麼？老馬你想和我比啦？你那樣可以和人比？哈哈！」

考馬的臉色驟然變得鐵青了，他氣到幾乎窒息，頻頻喘着氣，上下氣不接的說：「你……你不要吹啦！你這不要臉的瘋子！」

「你這麼罵我？你知道嗎，這是犯法的？這是一種侮辱，名譽的攻擊！我要你馬上道歉，不然我就上法庭告你！你得馬上向我道歉！」萬隻足厲聲的對着老馬叫喊。

女傭跑了出來，嚇慌了，曾少經理雖然不住發言制止，但並沒有使到他們兩人注意。這時，他揚聲說：「喂喂！別吵了，萬先生！我的家不是給你來吵架的；你實在太笑話了！……」

「曾少經理，你說得不錯。不過不是我先吵，而是他，他一開口就破壞了我的名譽……」

「破壞怎麼樣？你有什么名譽？你簡直是臭名遠聞，個個人都知你。請問你有什么學識？你有什么教養？你有什么人格？……」老馬強硬的說。

「老馬！我再次警告你！停住你王八蛋的嘴，你這老不死，雞種仔！你跟我住口，不然我會對你不客氣！」

「我怕你嗎？我怕你什麼？你這張瘋子嘴，只配吹捧詞諛和背後挑撥離間，像瘋狗一樣亂咬人，你有東西存在你肚裏、腦裏？」

「請你們兩個停……」

「不行！我一定要報復！這老奸、這老糊塗、蠢牛、雞種仔、王八蛋、龜生的……我要控告你破壞我的名譽，除非你現在跪下來，跟我道歉……」

「我說住嘴！不然，我要叫警察來了！」曾少經理忿忿地一拳擊在圓桌上，茶杯翻滾到地上摔碎了，同時液體也向四面濺出，流落到地上。

「我贊成叫警察來，曾少經理。我要告他，這雞種生的傢伙！」萬隻足說。

「馬先生，你們到底爲什麼事，爭吵？」

「唉，一言難盡，讓我慢慢說給你知道。」

「少經理，讓我告訴你。」萬隻足搶着說。

「讓我先說幾句！」老馬咆哮起來。

「爲什麼一定要你先說！」萬隻足也不甘示弱的同樣咆哮起來。

曾少經理站了起來，放大了聲音：「住嘴！住嘴！」他的聲腔轟然的撞擊着客廳四壁，引來了他的母親、廚夫、花匠等人惶恐的張望。

曾經理穿着睡衣，睡眼惺忪的出現在梯口。

「大清早的，做甚麼事？我給你們吵醒了，知道嗎？」曾經理不高興的說，一步一步沿着樓梯走下來。

萬隻足立刻站起來，裂着嘴，把眼睛周圍的肉突起來，向着經理快步走過去，嘻嘻地說：「早安，早安！嘩，昨晚睡得甜吧？嘻嘻！」

「你們七早八早便來，有甚麼事嗎？」曾經理用手指揉着睡眼，打着呵欠，有力無氣的说。

「經理，你上禮拜約我今天來的，你老人家大概勞心勞力、業務煩忙，一時想不起……」

「哦哦，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的決定是……」

「經理，你聽我講。我覺得書業這行，目的不單純是牟利，更重要的是爲社會服務；在文化的意義上，因此我們必須照顧到，使書店能够爲我們這文化荒地撒播一些有益的種子；把有益的、健康的心靈傳到年青人的耳鼓裏，使他們的生、活、生命充滿朝氣，充滿清新的朝露！」老馬突然滔滔不絕的說：「因此，你把書店的經理位置交給我，這兩年來我一直想着這方面，朝向這方面努力，從來不鬆懈。老實說，這樣雖沒使你賺多少，但也沒使你虧過本。其實，你是百萬富翁，我相信你志不在這行業上賺大錢的。」

「嗯，你說得不錯，不過……」曾經理偏

着頭瞧萬隻足一眼，然後重將視線投在老馬臉上：「不過，有人對我說，他有辦法使我賺大錢。我雖然已有百萬，可是錢越多是越好的。」

老馬驚異的瞧着萬隻足，正想辯服一下，萬隻足哈哈的一笑，驕橫的說：「經理，我担保你可以賺大錢。這老糊塗懂得甚麼，他私自自利，只懂得作甚麼文化事業、盡責、替社會服務，還有把甚麼種籽給青年，莫名其妙一大堆話，那個聽得懂……」

曾少經理輕蔑的笑了起來。萬隻足以爲他的話引得他的興趣，內心一陣愉快。但曾少經理却回頭對老馬說：「這樣無聊又幼稚的傢伙，學話也學不像，哈哈！」

萬隻足連忙轉對曾經理，恭維地說：「人老便像老木頭不能用了。經理，你如果把書店交給我管一年半載，我担保你大有鴻利可圖。」

「萬隻足！你這樣算是甚麼？你要在經理面前破壞我？你要我讓給你？……你這不要臉的狗，你就會破壞我，我跟你我不客氣……」老馬全身震顫着，臉色一陣黑一陣白，兩隻眼睛更是充滿了憤怒的光芒。

「我破壞你？我老萬從不做這種事！」

「你還賴？你卑鄙、下流的，十八代祖宗做賊的……」

「靜！靜！你罵起我來了！你這隻豬，你十八代祖宗才做賊、做烏龜王八……」

「我今天不放了！我要揍死你，你作弄我太多次了，我不放過你！」老馬霍然站起來，朝萬隻足衝過去，像一頭野性大發的水牛。

「來啦！我不怕你！」萬隻足一面說，一面却立刻退到經理的身後。

「算了，算了！」經理說，打着呵欠。

曾少經理把老馬拉開了，勸戒着。老馬的手發抖着，頻頻喘着氣，最後他一言不語的便開了門走開了。

萬隻足冷笑一下，洋洋自得的說：「哼！他

自知理屈，不得不走了之事，他媽的，烏龜王八便是這個樣子。經理，這個傢伙真是不行，剛才你老人家就已經親自見到了。」

「你說担保我賺大錢，用甚麼方法？走私？……」

「不是，不是！我的方法是——」他湊近經理的耳朵神秘地說，又神秘的笑，兩隻眼睛諂媚的浮突着。

「販賣黃色、武俠、趣味小說？甚麼東西來的？」經理睜大了惶惶的睡眼，莫名其妙地說。

「嘩，你這卑鄙的傢伙，你要叫我父親戴這文化敗類的帽子？你要害他遺臭萬年？爸，不要

## 諷刺與憂鬱

——接第十一頁——

可是，對於外國讀者來說，左琴科的作品是否站得住，仍得看它是否可笑。很不幸的，像左琴科這樣倚重文體來表現滑稽的幽默作家，實際是經不起翻譯的。（試想像把「The Cods Of The Woosters」譯成俄文。）不過英文版的譯者總算弄出了一個讀得下去的版本。要從左琴科的俄文裏絞出讀得下去的英文，真是一個可觀的成就。

然而，這本集子裏最好的東西，無疑的不是那些故事，而是另外不同的一件東西——「日出之前」的一個節譯。這是左希琴科在下次大戰期間所寫的一個未完成的自傳性質的小說。一九四三年開始在蘇俄的「十月」雜誌上連載，可是登了兩期後被檢查官停止刊載了。我以前沒有讀過它，不論俄文或英文版；對我來說，它是一大驚奇，一大啓示。

它是一部黑色憂鬱的作品。「我很不幸福，」左琴科在較早的一章開始時這樣寫，「而我不

請他！你，萬先生，你可以走了，不要來搗蛋！」

曾少經理聲色俱厲的說。

「曾少經理……」萬隻足苦着臉，正要央求，曾經理却擺擺手，打着呵欠，漠然的說：

「我已經決定了把它收盤不要幹了，這點點錢也賺得沒趣，你們天天爭吵，又跑來擾亂我，我的覺都沒睡好……」

曾少經理冷笑了一聲，把大門開着，說：「請！」

萬隻足依然裂着嘴，眼睛浮突起來，但沒有人分別得出那是在恭維，抑是在遮掩他的醜態。

知道爲甚麼。」他就着手去尋找這原因；他的方法是努力回想過去情緒極爲激動的時候，因爲那些時刻他的不幸的原因應該是接近表面的。這聽來好像是一種陰鬱的縱情；但並非如此，他所到的每一件事都像像是接觸到生命的神經，而他敘述的手法是一種苦鍊得來的簡單、準確、簡短，以及一種對時空中每一物體的獨特性的奇異感覺。我被這作品深深感動，我驚奇於它所顯示的出我意料以外的經驗，並且驚奇於它所感召的我自己內心的出我意料以外的黑暗領域。

這是左琴科的本來面目，感情上及道德上都很複雜，而且顯然非無產階級的。「日出之前」，是憂鬱文學的一個突出的新作。它也對這作家其他的作品賦予新的意義；我們發現他實際上與其說是一個諷刺作家，還不如說是一個簡單的悲觀主義者。而，正如佐拿丹·密勒曾經說過，悲觀主義實際上是幽默之金本位。可是，我仍不免有點失望，因爲我過去對左琴科的了解程度竟遠比我自以爲了解的程度爲少。同時我也有一點悲哀，因爲在他不得不寫出最後真話的時候，他沒有轉向喜劇。

（完）



# 看戲的日子

· 冰谷 ·

盤居在園坵，整日所看到的盡是蒼鬱蔥蔥的橡樹，所聽到的都是有關於膠的故事，生活就像一潭靜的死水，沒有甚麼變換。園坵只有一些狹窄的紅泥土路，「巴士」除了一些人口衆多的園坵外，是極少通行內地的；工人呢，也由於深居僻壤，出入不便，因此，除非有要事，不然他們是不輕易下坡的。

他們喜歡沉悶與寂寞嗎？不，不是的，人們嚮往活潑而多姿的生活，一如渴望瑰麗燦爛彩虹，更何況割橡樹的生涯十分辛苦單調，因此工人也期待着排遣鬱悶的節目——看戲的日子。

「今晚做戲了！」每次，你會聽到不止一人這麼說。這句簡短的話語，代表着他們的渴望是何等懇切，也顯示出他們心情的興奮。園坵的影戲，多數在每月發薪後放映。當夕陽沉落了山頭，夜的黑幕撤下了橡林，影戲就可以開始了。雖然，每每所放映的都是幾十輪甚至幾百輪的舊片，沒有廣潤的銀幕，沒有座位，可是，工人都同樣帶着愜意的微笑，在露天濡濕的坪地上鋪一張報紙，坐下來欣賞這難逢的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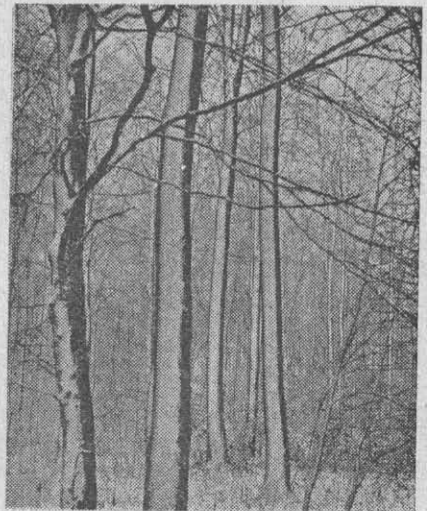
不需要張貼廣告宣傳，不需要發分發招徠單子作故事介紹。一個

園坵只要有戲做，觀眾是不會寥落的。影戲還未開始，工人便聚集過來：有的來自鄰近的園坵，也有少部份來自偏僻的甘榜，大家都扶老攜幼，高高興興地談論着，彼此交換工作的疑難與苦樂。因此，影戲不只豐富了膠工生活的情趣，同時也是園坵的膠工建立友誼的橋樑。爲了要天天早起，以便翌日在熹微的曙光中走向生活，膠工都有早眠的習慣。因此，園坵之夜，除了不甘寂靜的蒼蟲在草叢中鳴叫，以及偶然聽到一兩聲橡籽爆响之外，一切都是寂寥的。

可是，看戲的日子則例外，家家工人的舍內依舊亮着燈光，彷彿企圖把無邊的黑夜驅出橡林似的。在張起銀幕的坪地上，朦朧的燈光照着朦朧的人影。小孩子呢，自然是最快樂的了。他們不是虔誠的觀眾，只像過年或過節一樣，穿著漂亮的衣服，在入潮中追逐嬉戲。在熱鬧的城市，在靜謐的小鎮，迎神的日子，人們總是喜歡在密密的銅鑼聲中，如巨浪一般擁入廟前觀看酬神戲。居住王城的日子，我雖不止一次站在廟宇的舞台前，但每次都是朋友強拉作伴的。這不是一律的故事令我厭惡，而是震耳欲

的銅鑼聲使我難受與聾不安。因此，對酬神戲我沒有甚麼深刻印象。可是，自從投身在園坵裏，我便如膠工一樣，無時不在盼望看戲的日子。是影戲的故事吸引着麼？是廉價的收費，惑了我麼？不是，都不是，而是我喜歡插身於工友之間，去描繪那一張張被陽光烤晒過的臉譜，去緊握那一隻隻受生活磨鍊過的手！

今晚，燈光又在那不知映過多少回影戲的坪地亮起來了，工人們也從四方八面趕來；有的已經選擇好適當的角度，靜靜地守候影戲的開始；有的在高談闊論，也許正講述一個比影戲更動人的故事哩！模糊的燈光，疎疎落落地點綴在如浪潮般的人羣裏，這不是路燈，是賣零食小檔的燈盞。有賣沙爹的、賣冰水的、賣麥粥的、賣麵條的、賣拉沙的……賣者都是膠工的，賣拉沙的……賣者都是膠工的，他們趁這難逢的看戲日子，做一晚臨時小販，賺幾個小錢。雖則他們都不是本行，但你不必懷疑他們泡製的工夫，可能其中有的從前曾經是沙爹或拉沙的名手，後因環境關係而移居到園坵來，亦未可及料



呢！一陣响亮的掌聲過後，影戲開始了。在幌動雜沓的人影裏，我獨愛佇立於陰暗之一隅，看看片子上的影子，瞧瞧銀幕前觀眾的神態。不管映的是那一種片子，永遠是少了華巫印工人的。我想：若是在市鎮堂皇舒適的戲院，怎能有各民族的觀眾！所以，看戲是不同種族的工人和諸共處的生活縮影。

儘管我不喜那內容貧乏的打鬥片子，儘管我討厭那中途要剪貼的舊片子，我承認，我仍是期待看戲的日子的，一如我期待着朝一日膠工的臉廓開遍微笑的燦爛花朵一樣。不過，有一個問題我始終找不到解答：爲甚麼影戲中，永遠沒有碧翠遼廣的橡林，永遠不出現流汗的膠工？園坵裏本就演過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過不少撼人心弦的活劇呵！

# 驚覺

· 梁園 ·

本來，達裕丁的黃臉婆已經勸告過他：「你身體不舒服，今晚別到那邊去！」

「不，今晚是輪到她那邊，我無論如何要去看一趙。……我放心不下。」他皺着眉頭，右手按着隆起的肚皮。

「放心不下？我想你的心，你的精神，你的身軀，你的所有一切都被她攝去了，吓，狐狸精，臭貨……」

達裕丁看到被生活勞累得駝背的黃臉婆，又聽到她刺耳的囁嚅，心裡生氣了。

「當初我娶她做第三妾時，你是同意的。……大多數男子都如此，聖經也這樣說，你不能怪我……」

「好啦，好啦，」她打斷他的話，雙手掩着臉，帶着悲痛的聲音，說：「你去你的好了。」

這時，達裕丁的大女兒伴着丈夫回來，懷裡抱着一個嬰孩，另一個九歲大的男孩子跳蹦蹦的走上樓梯。

「公公！」孩子朝他行禮。

「看，」老婦人說：「你做了別人的外祖父，還不知自愛！」

達裕丁微微一笑，心想：「婦人總愛吃醋，管他的。」

他綁上領帶，戴上白色的哈志帽，走下樓去。他對於兒女很冷淡；自從他在去年娶了莎瑪後，第一太太的兒女對他也不好感，他知道是母親教他們的。

他提起手杖，一步一步的下樓。下了五步，他感到頭有點暈，彷彿兩腳總不帶力。

他的黃臉婆趕忙走下扶他，說：「還是在這裡休息一晚吧。半年多了，你沒有和兒女們過一晚。」

他覺得心頭一陣暖烘烘的流動，好幾秒鐘他心裡是答應了，但，他想到莎瑪時，他掙脫她的扶持，肥胖的身軀輾動搖擺幾下，終於到了樓下。他用手杖支持全身的重點，口裡微微的吐出氣喘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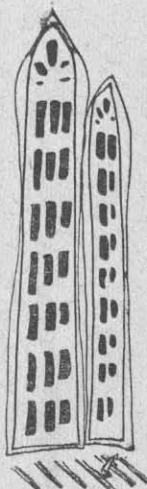
他是一個五十七八的矮胖子，頭上禿得濯濯的，鼻子隆起，口唇又粗又厚，相貌像個大亨。不過，若論財富的多寡，半年前，他可有一段黃金日子，不然，他單單爲了娶姨太太，怎肯破費五六千元大宴賓客？但是，現在生意較差，開布店的人太多了。他心裡一直埋怨政府爲什麼發這麼多牌照給別人。

日得拉是一個人口二萬的小山城。他的大名可說得上家喻戶曉。那輛黑色的福特牌汽車，便是代表他的行踪。

「看，端哈志到他的第三姨太太家裡去了！」路上的人紛紛耳語。

在市郊半哩左右，坐落在一座小山崗上，有一間最摩登的玻璃洋房，便是他特地買給莎瑪的。

莎瑪是地方上一朵最美麗、最芬芳的鮮花；很多青年都想來採花，結果，他們都失望的歸去。達裕丁對莎瑪的父親說：「如果你把女兒嫁給我，我不會虧待你，你到我的布店做工好了，我還送十多畝稻田……」這樣，莎瑪便屬於他的了。



那輛汽車在洋房前停下，他精神有些煥發，按了三下汽笛。

門是開着的，是黃昏七時左右，裡面相當朦朧。

「怎麼還沒有開燈？」他想，便敲門。「莎瑪，莎瑪。」他低低的、溫柔的喚着。

莎瑪沒有來開門，女僕兼岳母開了門。亞末夫婦是住在洋房的後面。

「她……她……不舒服……」比他年輕十歲的岳母，深爲抱歉的說道。

他慌忙持着手杖，走上二樓。

「瑪，瑪，」他蹣手蹣腳走進房間，口角帶着親切的笑意：「你……你……怎麼……了？」

莎瑪穿着睡衣，向裡面睡，不睬他。

「瑪，我的心肝，我可愛的，」他坐下去，撫摸她的秀髮，無限溫情。「你怎麼了呀？」

「你生我什麼氣呀？」他又低聲的在她耳邊問道。「今晚，我本來到第一那邊的，但我捨不得你，看，我又來了！」

莎瑪突然掙脫他的手，翻過身來，冷冷的說：「喂，老頭子，你答應過了的，洋房的地契怎麼不給我？」

「唉，唉，你不體諒我的心。近來布店生意不好，公司裡要錢週轉，因此……」

「我不管這些！我嫁給你是有條件的，沒有，今晚你滾回那邊去！」

達裕丁不敢生氣。他對任何人都可以生氣，唯有對她不敢。他低聲下氣向她剖白，請求她原



諒。

「你要高跟鞋，我已經買給你；你要泗水的吉八雅，我已打電話訂了兩件；你要什麼，我就送你什麼；我比誰都愛你。我的心肝，你相信我吧，我手頭一鬆就把這開洋房的地契給你。」

「哼，我才不相信你！」莎瑪說道。「滾開，今晚不許你動我……。」

「我們是夫妻……。」  
「我的話你不聽嗎？」她惱怒了。  
「是，是。」他屈服下來，「只要你允許我能睡在你的身旁。」

過了一會，他說：「我餓了，還沒有吃過晚飯呢？」

她不理，說：「你自己不能去廚房嗎？叫你請僕人，你就說明天。明天，明天，你說那一個明天？……。」

他實在是理虧，不敢辯駁。

亞末夫婦睡着了，廚房裡沒有人，也沒有可吃的東西。他打開冰廚，拿出兩粒蘋果充飢，便算飽餐。

可是，到了半夜，他突然覺得肚子疼痛得很，便大聲呻吟。他想站起，頭很暈，很熱，全身無力。

莎瑪酣聲很甜，他本想不吵醒她，但實在忍不住了，便輕輕推了一把。

她不醒。他叫了一聲莎瑪，又拍她一下。

「什麼事？」她醒過來：「地契給我沒有，沒有，你別動我。」

「我……我……不……舒服！」他呻吟道。「不舒服？亞拉，你別裝模作樣了，我又不是三歲小孩，你騙不了我！」

「是……是……真……的。」他顫抖的說。

他不信，背着他又睡去。  
他覺得冷汗直流，牙齒格格發抖，懇求道：「我……快……死……去了，你……下樓打一個

電話……話給……醫院……好……嗎……。」

「地契呢？」她冷冷的問：「你死是你的事，我要的是洋房……。」

「我……會……給……你……的……今天，我到她……那裡，要她……拿……金……飾……品……和……園……地……契……。」

「放屁，鬼才相信你的狗話！」她說。

「唉！他忍不住，叫起來。」

「三更半夜，你叫死也沒有人理你，還是乖的拿地契出來！」

「唉……唉……。」

「那麼，你簽一張一萬元的支票給我，我才下樓打電話！」

「不……不……銀……行……唉……沒……有……錢……。」

「那麼你死吧，我要睡了！」

「唉！唉！我……我……答……應……了……。」

她聽了，一把跳起來，開了電燈，往他褲袋裡摸索，最後，連他的錢包、汽車鑰匙和支票簿也拿出來。

「簽名！」她遞給他一枝鋼筆。

他不能坐起，由她扶着，執着他的右手，在支票上寫了日期，銀額和名字。

之後，她拿了銀灰，翻開他的錢包，取了幾百元現款，連汽車鑰匙也拿走。

「你……唉……你……」他驚慌的問。

「我替你下樓駕車請醫生來，人家醫生當然要現款的。」她說。

她關上電燈，在房裡呆了一下，便開門出去，但把房門反鎖了。

「你……」他迷迷糊糊的說：「你做……什麼？」  
「我怕小偷進來，我放心不下！」她在門外高聲的說。

他感激了，想：「唉，她倒有一番好心。」在朦朧中，他聽到樓下有人說話，接着是汽車開動聲音。

他驚醒起來：「她是不會駕車的！」他害怕了，身體發抖得更厲害。

「難道她和別的男子私奔？」

一陣陰影侵襲他沉重痛苦的腦子，他再也忍不住，他看見無數鬼卒要捕抓他、咬他、打他，他暈了過去！

「喔！第一次雞啼聲傳來，現在是深夜二時吧了！」

## 詩兩題

冷燕秋。

### 觀火

凝視簇簇擁擁的鮮紅在冥暮中，  
是火，火伸向一個無垠與無窮，  
火燒向黑暗，燒向高空。  
我頓悟生命也如熊熊烈火。

烈火在心田之阡陌燎燃，

焚化列列的哀感，

吞滅串串的沮喪，

明天，堅毅的意志將由火中崛起。

### 告解

在修長的走廊的碎影裏，  
我意會到自己乃一感情獵者。

吹獵少女之愛，也獵取少女之青春。

有人在求主寬宥了，  
束我雙手吧，在神之靈儀前就範，  
從罪孽中放脫，我仍是罪人。

# 病

· 華山 ·

十二月的天，是惱人的天氣。呼呼的北風，霏霏的雨，更令人勾起絲絲的愁情。天氣忽冷忽熱，時風時雨，只要稍為不留心，着了涼，病魔可要纏着你，令你倒在床上。

十二月的天，是不能討人喜歡的。一向驕養慣了的謝小姐，平日稍為括貼輕風，立即披上寒衣，現在，連日括了北風，又下了幾陣大雨，謝小姐自然支持不住了。謝先生和謝太太只有這麼一位女兒，向來把她當做自己的心肝，問寒道暖，照顧得無微不至，只要女兒臉色不大好，謝先生連飯也嚥不下，公事也不能辦，連忙駕那輛最新的大型汽車，請私家醫生馬上來。而謝太太呢，更好像熱鍋上的螞蟥，在堂皇的大廈裏，焦心地踱着方步，用痛惜、愛憐的目光，注視那躺在床上的心肝兒。

醫生終於來了，看一看時間並沒有超過十分鐘，要是平常人可做不到，到底是謝先生的面子大。十五分鐘小心診斷的結果，醫生並沒有從謝小姐的身上找到病源，他以懷疑的眼光注視謝小姐漂亮而嬌嫩的面龐，似乎要從中發現一些甚麼。謝太太一向是心急的人，不等醫生開口，她一馬當先地問道：「醫生，柳吟怎樣了？」

醫生沉思了片刻，沒有立刻回答謝太太的問題。這樣一來，更是把倆夫婦急壞了。兩口子異口同聲地問：「醫生，她怎樣了？」

那位謝家的私家醫生本來要告訴他倆說謝小姐並沒有生病呀，可是，回頭一想，頭家是請我

來看病的，怎麼可以說沒病呢？於是，他一面沉思，一面點了點頭，謝先生和謝太太看到醫生這個動作，根據以前的經驗知道醫生已找出了病因，便用要求和焦急的眼光，注視着這位醫生。醫生態度自然，從容地說：「謝小姐只是受了涼，沒有甚麼關係，我給她吃點藥就好了！」

謝先生和謝太太一聽到醫生說沒有甚麼關係，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鬆了一口氣。謝小姐把醫生所給她的藥都吃完了，病仍舊是沒有起色，倒在床上，精神不振，好像有甚麼心事。其實，她自己知道，醫生的診斷是對的，她並沒有病呀！

北風依舊是呼呼地括着，雨水還是瀝瀝地下着，多麼惱人呵！

謝先生和謝太太看到女兒的病狀不好轉，心頭更加焦急。女兒這次的病的確有點不同，近乎患了怪病。謝先生對太太說：「還是請別個醫生來罷？」

「那就得趕快去！」

很快的醫生就來了，看了看，診了診，聽了聽，這位高明的新醫生也無法找出病根，只見他皺了皺眉頭，沉思了一會兒說：「只是受了涼，吃點藥就會好的！」

醫生給了藥就出去了，謝太太看了看藥，對謝先生說：「也是受了涼？」

「那裏知道，給她吃了藥，看有沒有起色再說！」



謝太太把藥送給謝小姐，謝小姐看了看藥，發現這些藥和上次醫生所開的一樣，於是她毫無興趣地說：「媽，我不想吃了？」

「不想吃？」做媽媽的驚奇地問：「這是醫生給你吃的！」

「是呀！柳吟，醫生說妳吃了，病就會好的！」爸爸見女兒不吃藥，緊張地加上一句。

「不！我吃不下，我沒有病呀！」女兒終於說了。

「沒有病？」謝太太更驚奇了：「柳吟，妳瘋了嗎？」

「妳真的沒有病，柳吟？」謝先生也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是真的啊，爸媽！」  
「好，乖乖地睡罷，妳太疲倦了，藥留着等



# 屋

André Maurois 著  
劉道傑 譯

兩年前正當我患重病的時候，我發覺每天晚上常做同樣的夢。我夢着在田野散步，我看到在遠處有一座低短而長長的屋子，四週圍着菩提樹林。在房屋的左邊有一片草地，草地四週種植着白楊樹，這片草地雖破壞了整個風景的對稱性，但却使風景顯得更美麗悅人；老遠可看到些這些白楊樹在菩提上空隨風搖動。

在我的夢中，我被這房屋所迷引住，我便向它走去。在進口處有一扇漆以白色的木柵門阻住去路。穿過木柵後，有一條彎曲得極美的小徑。小徑兩旁有植樹木，樹下有着好多種春季花朵，一探下，便枯萎了。走完小徑，已離房屋不遠，只有幾步的距離。在房屋前有修飾成英國式的草園，草園中除一大叢紫花外，找不到其他花朵。

房屋是用白石建成，頂是青石板的。一扇淡色橡木鑲有木刻的門高聳在小石階之上。我極希望能進去參觀一下，可是沒有人應聲前來開門。我深深感到失望，我繼續敲門、按鈴甚至叫喊，最後我醒了。

這是我好個月來每晚必做的夢，夢中所見一切是如此仔細確定，我深信我在童年時一定見過這座花園和這所房屋。但我在醒後却始終想不起會見過這所房屋，我急於要找尋這房屋，這已成為我不能擺脫的思想，因此待我學會了駕駛之後，我便計劃在假期中將駕駛小汽車，週行法國，找尋我夢中的房屋。

我走遍了諾曼第、杜萊納、鮑亞各區，我並未找到這所房屋，但我並不感到驚奇。十月中我返回巴黎，整個冬季時期我繼續不斷夢見這所白色的房屋。去年春天，我重新開始向巴黎四週找尋。一天當我穿過伊斯肋、亞當附近的山谷時，我忽然覺到一陣悅人的衝動，這種衝動是我們在重逢我們久別的心愛人物所習慣感覺到的。

雖然我從未到過這個地區，但我却完全認識這個在我右邊的風景。白楊樹的樹端籠罩着菩提樹，在菩提樹的嫩葉間我可隱約見到一所房屋。我這時知道我找到了我夢中的宮殿。我知道在一百公尺之外，有一條小路切斷大路，通道就在那裏，我便順着走去，終於走到一扇白色的木柵門前。

從這裏開始有一條小徑是我習慣走的。在樹木之下，有着好幾種春季花朵。當我走完這條小徑後，草園、小石階和淡色橡木門已在我面前。我急步走上石階並按門鈴。

我深怕沒有人出來開門，但是幾乎立刻有僕人出來開門。這是一個滿面愁容身穿黑衣的老軍人。他見到我時，顯出非凡驚奇，他仔細端詳看，我一言不發。

「我向你提出一個古怪的要求。我不認識這裏的主人，但很希望他們能允我進入參觀一下。」

「太太，宮殿正在召租之中，」僕人好似抱歉地說，「我在此正是為招待前來看房屋的客人。」

「召租？這正是求不到的好機會！……為什麼主人自己不住這所如此美麗的房屋？」

「他們本來是住在這裏的，但自從這裏鬧鬼以來，他們便搬走了。」

「鬧鬼？我倒不怕這些。我真不敢相信今日在法國還有人相信鬧鬼的事。」

「太太，如果我自己不是每天晚上在花園中親眼見到鬼的話，我也不會相信的。」

我大笑著說：「請你不要說這些沒有意思的話。」

老人含着責備我的口氣說：「沒有意思的話？太太，至少你不應當嘲笑，因為我所見到的鬼正是你。」

下再吃。」謝太太深怕女兒辛苦了，以慈愛的語氣安慰道。

謝小姐說不吃藥就不吃藥，做爸媽的也沒有辦法。望着陰霾的天，越發憂愁，謝太太偷偷地哭泣了幾次，謝先生雖然沒有流過眼淚，但是香烟倒抽多一倍以上。

惱人的雨季終於過去了，太陽終於從雲層裏攆出來，風和日麗，萬象更新，一切都明朗起來了，到處洋溢著青春的氣息。

謝小姐的精神也振作起來了，她坐在床上好像在等待甚麼似的。忽然門外傳來腳步聲，她一

猜就知道是媽媽來了。

不錯，真的是她的媽媽來了，媽媽的手上還拿了一封信來。

「柳吟，這是你的信！」

「媽，快拿來給我看看！」謝小姐看到是信，心頭非常高興，精神煥發。

「噢！柳吟，你的病好了？」媽媽如發現新大陸，她的女兒本來是有氣無力的病人，如今居然如常，好像沒有病過一樣的青春姑娘！

「柳吟，你病好了？」爸爸聽到了，也從廳外跑進來。

「是的，我病好了！」謝小姐很高興的說：「其實我並沒有病啊！」

「哦！」夫婦倆面面相覷，睜大眼睛。謝小姐不管爸媽的反應，只顧打開信來看，上面簡單的寫了一些字：

親愛的：晚上在我們約定的地方見，希望你不會失約！  
你的羅拔  
×月×日

謝小姐把信攤在懷裏，好像在織一個美夢，臉上現出紅嫩的微笑，笑得那麼美，那麼甜！「這，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呀？」謝先生和謝太太被女兒這麼一弄，真的莫名其妙起來了。



# 夜前

。 試 音 。



時間好像蝸牛一樣，一步一  
地爬着，牆上「得得達達」的掛鐘  
正指着十二點。晚風侵襲着這簡陋  
的浮腳亞答屋，也吹開了她的記憶  
。這一夜，該是最難忘的一夜吧：  
她想。

桌子上的煤油燈，燈光越來越  
閃動得利害，好像一個垂死的老人  
，在旦夕之間便要熄滅了；她連忙  
拿剪刀，把燈蕊剪了些，把燈火扭  
得高高的，好像害怕這唯一的燈火  
消逝。

一隻身子細小的飛蛾從木窗的  
縫隙中鑽了進來，在燈光下不斷地  
打轉，一次又一次地用盡勁向燈  
罩上直撞。幾秒鐘後，在最後一次  
使勁地撞上燈罩，便倒了下來，永  
遠爬不起來了。

她並不注意這些，她倚在窗櫺  
上，向窗外眺望，但她什麼也沒有  
看到，只有重重的黑暗壓着她的  
心；一股涼風吹拂在臉上，她把一  
個寒慄，懶洋洋地離開窗櫺，打了  
窗子關好。走近桌邊，她才發現那  
隻躺在桌上的飛蛾。她又嘆了一口氣，喃喃地  
說：

「一隻追求光明的

小生命又無辜地犧牲了  
。」她不敢再想下去。

「小芳，時間不早  
啦！快睡吧！明天就要  
做新娘了，還想些什麼  
東西？快睡吧！別着了  
涼。」母親微弱的聲音  
，從蚊帳中傳出來。

她「唔」了一聲，但仍在那兒  
，一動也不動。

藉着微弱的燈光，她看到梳粧  
台上的鏡子裡映出她那美麗的臉孔  
。

她看看自己的影子，想起自己  
明天就要做新娘了；再過幾個小時  
便是她的新生活的開始。一個美好  
的家庭，一個體貼的丈夫，明天便  
能實現了。

想到這裡，她發出了會心的微  
笑。但這微笑只是一刹那便消逝了  
，蚊帳裡的母親翻了一個身，床上  
响了一「依呀」的聲音。

她的微笑隨着收斂了，一股莫  
名的悲哀湧上心來。廿八年了，這  
漫長的日子，她從來沒有離開過家  
；她何嘗不想結婚，李華已等了整  
整六年了，她們的愛情是純潔的、  
堅貞的。但她爲了沒有寄托的小弟  
，犧牲了自己的幸福，雖然如此  
，她的良心却感到非常的平安。

如今，她的幸福即將來臨了，  
然而她的內心又害怕了起來，對於  
明天的新環境，感到躊躇了。將來  
，李華會變心嗎？不，不會的，絕  
對不會的。那麼她又怕什麼呢？她  
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自從父親去世後，十多年來，  
她們母子三人便相依爲命，父親死  
時，她便負起幫助母親養育弟弟的  
重負；她那時才十三歲，差一學期  
便小學畢業了；老師與同學們慷慨  
捐助及溫暖的友情使她淌下了感激  
的熱淚。她何嘗不喜歡讀書呢？自  
一年級到六年級，每年都考第一名

，老師的鼓勵與讚許，同學的羨慕  
與敬愛，學校這可愛的地方她怎忍  
得離開？況且多一學期便小學畢業  
了，那小學的里程碑——文憑不就  
擺在眼前嗎？但是，如果她不起  
這個責任，年老的母親和幼穉的弟  
弟的生活怎麼辦呢？思前想後，最  
後她還是斷絕了讀書的念頭。

於是，她每天早上割樹膠，下  
午幫助母親料理家務；有時也做做  
衣服，得一些額外的收入；小弟弟  
年紀尚幼，在校求學，母要把一切  
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只希望他用  
心讀書，以期將來出人頭地。  
日子在困苦中慢慢地消逝，十  
多年如一日，弟弟已經完成了中學  
的課程而在師範學院受訓了，這  
的責任總算完成了。她和母親的期  
望總算沒有落空，雖然她不能把他  
送入大學，但他的前途仍舊是光明  
的，假如他有進取心，大可以發展  
他的抱負啊！

想到這裡，她的心裡感到一股  
從來未有的滿足和自豪。

雖然這份已去的往事會令她擦  
起悲傷的感情，但她還是願意把記  
憶之窗打開。讓這段奮鬥的生活加  
強將來的信心，她必須把它重溫一  
下：她心坎裡這麼自言自語着。

讓時間倒流六年吧！那時候她  
正是一個含苞待放的女孩子，由於  
天賦給她的美貌，不知吸引了多少  
小伙子，他們時常在山芭裡唱着動  
人的情歌，她怎麼會無動於衷呢？  
但對於自己所負的責任，她不敢去  
接受任何人的愛情。



一天，這平靜的甘榜裡來了一個青年，聽說是一個樹膠商經理的兒子，本來經理的兒子是不會踏上這一塊土地來的，所以他的來臨，可以說是突然的。她很著想看他，便坐在屋外裝作看報紙，她故意把報紙舉得高高的，但時常在紙縫中偷看他。

他長得不算英俊，但却有健康的體格，而且沒有擺出有錢少爺的臭架子，這時的他，幾乎不把他當成一個經理的兒子，她想，假如他也是和她的身份一樣，那就多好多呀！

沒想到他竟向她的屋子走來。她理也不理他，還是繼續地裝著看報紙。

「哦？對不起，請問這裡去甘榜武吉還有多遠呢？」他很有禮貌地問。

她斜看他一眼，覺得他沒有一點傲氣，才故意懶洋洋地指著屋前那條大道說：「向那邊走去，沒半里便到了。」

「哦！」他答了一聲，又向她道謝。

「你去那邊有什麼事呢？」她不期然地問。

「我想去拜訪一個工友，想在最近寫一篇關於你們的文章。」他說。

「你寫文章嗎？原來你是個作家！」他讚嘆地問：「請問你貴姓？」

「我姓李，名華。」他依然是那麼謙遜。

「原來你就是大作家李華嗎？」她驚奇地說：「我正在看你的『原野的春天』呢！」

「寫得不好，請多多指教。」他還是那麼有禮。

她們又談了一陣，從他的口中，她知道他雖是一個經理的兒子，但對貧窮的人，卻很關心，也很了解他們的苦痛。

他們兩人一見鍾情。沉醉於愛情的甜蜜中。後來，他們又見了幾次面，大家談得更多了，坦坦白白的，所以，她便把自己的身世告訴了他，李華說他願意等待她完成她的責任，等多久，都沒有關係。

接著，風波來了，李華的父親要兒子去娶一個門當戶對的表妹，李華當然極力反對，但父親的頑固，使得他很苦惱，結果他只得和她商量，決定離家出走。

這個行動果然生了效力，李華的父親只有一個兒子，結果聲音只要兒子回來，絕不談結婚

的事。

這場風波才告平息了下來。

平靜地過了兩年，也就是今年，他們的愛情達到高潮，而且她的弟弟已進了學院。於是，李華便正式向父親提出和她結婚，沒想到他父親聽到她是一個割膠的鄉下女人時，便極力反對，然而，李華的心怎麼說也沒有動搖。

她想到這裡，不禁流下眼淚來，不知是悲是喜。

她望一望掛鐘，正指著五點。她想：再過一小時，那美麗的曙光便要迎接她的新生。

## 遠方人

跋涉過人生長遠的羈旅，  
今夜讓倦乏的腳步在這裡停，  
驚喜於行將隱去的夜色，  
解下行囊，迎接一個新的黎明。

就讓這六絃琴的音調此刻遠去，  
不再在冷巷裡嗚咽著長夜，  
也不要珍惜太陳舊的輓歌，  
那顆星，會悄然滑向夜空的蒼冥。

此後將不再作寂寞的流浪，  
走著那些無窮盡的道路和單調的旅程，  
你已知道沒有一種生命能在孤獨中存在，  
完美的生活需要有意義的信任和愛情。

且抹去滿臉的冷霜與沙塵，  
且安靜去描摹一個和諧的夢境，  
午夜過後將有一個美好的意念展開，  
那顆心，不再徘徊在無人的落花空庭。

就朗爽的承受這份最大的賜予，  
遠方人，你妻妻感感的遠方人，  
不要問一瓶酒能澆你幾許的悶愁，  
一朵花能給你多少溫存。



## 蕉風月刊

號六二七NDK字准版出

期七三一第

號月三年四六九一

出版者：

蕉風  
電話：五一九六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二九六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份馬幣三角  
訂閱：半年馬幣一元七角  
全年馬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Foon  
Monthly

March, 1964.

KDN 726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